





LIBRARY

公羊義疏六之一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宣公第六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宣公第

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魯  
世家文公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徐廣曰  
倭私事襄仲襄仲殺子惡及視而倭是為宣公徐廣曰  
倭一作倭何氏以宣公為倭公妾子公羊敬嬴作頃熊則  
楚女矣與史記左傳並殊按新序七云魯宣公者文公之  
弟也劉向習毅梁則毅梁亦以宣公為倭子矣禮記檀弓  
云遇懿伯之忌敬叔不入下云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  
事鄭注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考懿伯為孟獻子之  
子獻子為桓公生子僖父之曾孫自桓公至懿伯六世桓公  
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僖公娶頃熊生宣公及叔貯貯生嬰齊  
嬰齊生叔老老生弓是為敬子敬子即敬叔自桓公至敬  
叔七世懿伯正為其叔父是宣公為僖公明矣倭倭委古  
音同作接者恐是譌字孔疏引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  
今史記作倭孔氏所見或即徐廣所見本無作接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

意也注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

疏經義述間云其意上當有如其意也何注曰弒君欲即位故

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若無如字則文意不明蓋寫者脫

去耳唐石經已然按王說是也注明云故復發傳明與彼

傳同也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間乎故也亦是重發傳

注桓公至發傳禮喪服臣為君斬衰三年為踰年君無

服故嫌篡成君與篡未踰年君異然雖未踰年君位已定

臣子之分義無所逃故罪之如一也故閔繼子般不書即

位是其正也通義云桓宣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無王

者既於桓示法則從同同可知故得以所聞之世殺其辭

也義或然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注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觸諱不成其

文也有母言如者緣內諱無貶公文疏通義云娶聖姜之

子為君母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

於服本徒從也聖姜既薨故不以娶功總外屬譏矣

注譏喪至文也。舊疏云何氏以為人君喪娶宜有貶刺

之文若其吉逆使卿者宜書譏之見不親逆而已即叔孫

僑如之徒是也今公子遂為君喪娶宜去公子以見譏而

存公子復作不親迎之經書之者正以公子遂本弒君之

賊若去公子即嫌為觸弒君大惡之故諱去公子即似隱

四年十年公子翬之類是以不得成其貶文若然文二年

公子遂如齊納幣亦譏喪娶之經而不去公子者彼是喪

未畢納幣為失禮猶淺此乃初喪逆女固當合貶即下八

年注云元年逆女嫌為喪娶貶也者義亦通於此按此如

隱二年書紀履繻來逆女同故止是譏不親迎爾文公逆

女在四年二年冬始納幣猶以其圖婚在三年內譏之此

則三月已逆女上尚納采諸禮在前喪娶已明又不待貶

絕而自見者也不必再去公子又恐觸諱仍不見其貶喪

娶文也

注有母至公文。下八年夫人熊氏薨又云葬我小君頃

熊傳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是其有母也舊疏云母不命

使者婦人之命不通四方何得言如作內使之文者正以

緣內無貶公之文故也何者若其去如則嫌宣公喪娶為

絕賤不成之為諸侯然也正緣此事不得去如也若然莊  
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所以不嫌莊公不能  
貶蓄絕而賤之者彼告糴之事可以通臧孫之私行此大  
夫不外娶無通私行之義故如是按紀履綸來逆女紀伯  
有母不稱母通使文故但書履綸來逆女而已此與內大  
夫出聘文同言如皆是君使之文若絕去如則當書公子  
遂逆女子齊嫌為賤公喪娶矣故仍作常詞言如也穀梁  
傳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賤絕而罪惡自見桓三年傳曰逆  
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皆用公羊家義左傳注亦云不  
譏喪娶者不待賤責而自明也是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

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疏左傳以為尊夫人

逆女既書公子遂此文蒙上自應單稱其名公羊謂一事而再見是也按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下云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與此同穀梁以為遂之挈由上致之成十四年僑如同皆非公羊義注卒竟也。闕文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据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也經

有姜不但問不氏者嫌据夫人氏欲使去姜疏注据僑至

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注經有至去姜。以傳若但云夫人何以不稱氏嫌据僑元年經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為難也

賤曷為賤注据俱至也疏闕文

譏喪娶也疏穀梁傳曰其不言氏喪未畢略之也

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賤夫人注据師還也疏注据師還也。

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彼公滅同姓非師之罪故歸善於師歸惡於公此公喪娶是公之罪非夫人而賤夫人與彼義違故据為難

內無貶于公之道也注明下無貶上之義疏闕文

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注据俱有諱義疏有諱義注据俱  
○舊疏云春秋之道多為內諱何故此經不為夫人諱而  
貶之乎

夫人與公一體也注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去

氏叱於去姜差輕可言故不諱貶夫人疏禮喪服傳云夫

夫妻牌合也集韻牌合其半以成夫婦是也白虎通嫁

娶篇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夫者示婦與夫一體也

注恥辱至明矣○舊疏云正以夫人與公共謚知榮辱同

矣通義云服子慎曰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娶故詩云雖

速我詒亦不汝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

氏見略賤之也按穀梁注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

蓋本之服義

注去氏至夫人○校勘記出叱於去姜差輕云閻監毛本

同鄂本輕下疊輕字舊疏云去姜即僖元年夫人氏之喪

至自齊是也然此不諱者以其輕而僖元年去姜則重矣

亦不諱者何氏云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

其喪也是也按哀姜罪重春秋以王法正之故魯臣子不

得申其私恩待以夫人禮貶去其氏以示絕故雖重亦不

諱也與此不諱有輕重之殊

其稱婦何注桓公夫人至不稱婦疏注桓公至稱婦○桓三

稱婦也

有姑之辭也注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

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見繼重在遂因遠別也月者

公不親迎危錄之例也疏詩衛風氓云三歲為婦傳有舅

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

贊見婦于舅姑是也穀梁傳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舊

疏云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與此違者兼二義也言在塗

見夫而服從夫故謂之婦至國對姑而服從姑是以亦謂

之婦矣

注有姑至言之○有姑當以婦禮至文四年逆婦姜于齊

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及此經是也無姑

當以夫人禮至者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莊二十四年

夫人姜氏入是也婦姜亦上加夫人者舊疏云臣下錄之  
是也以婦禮至者昏禮記士昏禮有質明贊見婦于舅姑  
又贊醴婦又婦盥饋又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是也未  
知諸侯夫人其禮若何以夫人禮至者則莊二十四年注  
云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是也  
注言以至別也○校勘記出見繼重在遂云閔監毛本同  
按繼當讀為繫解云故言見繫重在遂桓十四年傳如者  
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此言以故為行遂意也舊  
疏云遂以夫人者欲見夫人是時進止由遂故言見繫重  
在遂也因遠別者舊疏云若不言以直云遂夫人則嫌恠  
夫人男女無別故云以絕之也  
注月者至例也○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是親迎書  
時也不親迎危錄之書月者此及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  
至自齊之屬是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注是

是衛疏經傳釋詞曰云爾語已詞也隱元年穀梁傳猶曰

之將至云爾無去是蓋猶言無即往是衛焉爾

然而何言爾近正也疏通義云此于專殺猶似近正按謂近

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

大夫蓋以為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割胎焚天則麒麟不

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

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

年而後斷易曰繫用徽墨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自

嫌有罪當誅故三年不敢去疏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

未絕也詩鄭風羔裘箋云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

于郊得玦乃去白虎通諫諍篇引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  
三年盡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為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  
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之用其言耳事

已行災咎將至無為也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  
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  
其去也道不合耳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也與其妻長  
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  
也王度記曰反之以玦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土  
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曲禮疏引王度記亦  
云大夫俟放于郊三年得環則還得玦乃去若然曲禮說  
大夫士去國云三月而復服注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  
去矣與此不同者蓋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行素  
衣素裳諸禮也又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大夫在外其妻長  
子為舊國君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  
子言未去也是皆三年待放于郊未仕他國長子在國主  
其祀故未去也按喪服齊衰三月章言為舊君者有三一  
曰為舊君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注謂老若有廢  
疾而致仕者故兼服君之母妻雷次宗所謂恩紀內結實  
異餘人是也二曰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注在外  
待放已去者三曰舊君注大夫待放未去者又云以道去  
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  
入有詔於國按後二條一是大夫自為舊君服一是大夫  
之妻長子為舊君服皆以禮待放君不絕其祿位不分已

未去言也江氏笱云去與未去皆服故經但言舊君而不  
言大夫之在外與在國蓋皆恩義未絕通典引石渠禮論  
戴聖謂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  
嫡子奉其宗廟是也若有罪見逐收其宗廟其妻長子亦  
不得留在本國矣孟子離婁篇述為舊君反服云有故而  
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放然後  
收其田里既云導之出疆是指已去國者其實待放未去  
而值君薨與已去而值君薨者皆服齊衰三月也  
注古者至大夫曲禮上篇文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  
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是也彼疏引異義禮戴說刑不  
上大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  
刑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事  
從周禮說鄭駁之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適甸師氏  
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白虎通五刑篇刑不上大  
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為有知  
制刑為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  
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答之刑也  
注蓋以至類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  
西見趙簡子至于河間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孔子曰竇鳴  
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某閭之也割胎殺夫則麒麟不



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  
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淮南本經訓刻胎殺天麒麟不游  
覆巢毀卵鳳皇不翔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鳳作皇此加  
几者俗字  
注三年至敵去。校勘記出徽墨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  
墨改纏疏並同易上六爻詞也曰舊疏引鄭氏注云繫拘  
也爻辰在己己為地地之蟠屈如徽纆也三五互體艮又  
與震同體艮為門闕於木為多節震之所為有繫拘之類  
門闕之內有繫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  
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  
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  
徽墨實于繫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園土  
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  
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  
改而出園土殺故凶是也然則繫于徽纆以待議罪有三  
年二年一年之殊已恐陷於三歲不得故待至三年乃去  
也白虎通諫諍云所以必三年者古者臣下有大喪君三  
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今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  
之可得也義亦通

君放之非也注曰無去是非也疏關文

大夫待放正也注聽君不去衛正也疏舊疏云此二句皆是  
今事非古法按莊二

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  
得君臣之義也三諫不從復任其放故曰非也大夫待放  
上注云自嫌有罪當誅故曰正也  
注聽君至正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按衛蓋是字誤  
或當作為按注就本經釋之作衛亦可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注重奪孝子之恩也禮

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

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

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疏白虎

服云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  
說苑篇古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監鐵論未通篇古

有大喪者君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喪乎後漢書陳忠傳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之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公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又云周室凌遲禮制衰廢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是以蓼莪為從軍之詩故大戴禮小辯注亦云困于兵革之詩也蓋三家詩語又荀爽傳對策曰昔翟方進以身脩宰相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繁露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禮記喪服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以門內之治尚恩行私恩不得行公義故三年不呼其門也

注重奪至恩也。通典引白虎通云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之恩也然則臣有大喪不與公役者有二一以重奪孝子之恩一以吉凶不相干故也故白虎通喪服又云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

曰凶服不敢入公門是也

注禮父至從政。禮記王制文按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者彼注云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然則期之後客有使役者蓋國有大事期後役使自是一時權禮若其常則三年不從政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總之喪既殯而從政與此殊者注云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為政者教令謂給繇役正義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摠云三月也若大夫士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正禮也卒哭金哭之事無避是權禮也舊疏云此政謂稅矣按王制云從政自讀如征稅之征故彼記上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云云云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云云即周禮旅師所云新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謂復除不給徭役也故鄭注周禮引王制解之此引以証臣有大喪君不呼門自謂大夫士與之從政同當是斷章取義也

注故孔至親也。舊疏云曾子問文引鄭注致事者還其職位於君是也校勘記出周人卒哭而致事云今本曾子問無此文此與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引與國本合段玉

裁說按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  
辟也禮一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  
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  
親也此之謂乎鄭注云周卒哭而致事閔監毛本同周誤則  
禮記校勘記云殷人既葬而致事閔監毛本同石經同岳  
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同宋監本下有周人卒哭而致  
事七字考文引足利本同段玉裁云公羊宣元年注有周  
人卒哭而致事一句疏統謂曾子問文岳氏云與國本禮  
記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大書為經文按此同公羊注  
疏而與本疏不合又出周卒哭而致事云惠棟校宋本作  
周岳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周誤則嘉靖本同衛氏  
集說同補鏜校云按皇氏疏則周人卒哭致事是鄭君從  
夏殷推而知之當是注文而孔氏云孔子既前答周人卒  
哭而致事則又似屬經文而誤入注耳按皇氏疏云夏后  
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  
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  
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  
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周代漸遠以此推之  
故知周卒哭也則皇氏所據鄭注與孔氏不同但鄭氏解  
致事在殷人句下明鄭氏所據本無周人卒哭而致事語

故於注末申之云周卒哭而致事也若元有此語誤入注  
中則致事注當在周人下或在夏后句下方合公羊疏所  
見之曾子問本與與國本合不必比而同之也卒哭者禮  
記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  
而卒哭鄭注禮既夕云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  
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君子不奪人之親亦  
不可奪親者鄭注二者怨也孝也已既思親推己及人亦  
不奪其親怨也孝子思親若不致事則是忘親故今致事  
是不自奪其思親之心是孝也禮記問喪曰凡見人無免  
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出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  
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注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有免齊  
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然  
則杖齊衰以上雖入公門衰亦不脫故引舊記以明之言  
君子以已怨人不可奪人喪使之免經而已亦不可自奪  
其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經以見君甲已喪禮也惟其如此  
故臣下在喪不入公門君亦不奪其情以免吉凶相干曲  
禮云凶服不入公門故也

已練可以弁冕注此說時衰正失非謂禮當然弁禮所謂皮

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哱周曰弁加  
旒曰冕主所以入宗廟疏禮記檀弓曰父母之喪哭無時  
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又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是  
則期內不使故已練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  
事無辟者彼記又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為之也是非其  
正也通義云此權時之宜喪大記曰君既葬王政入于國  
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  
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按鄭彼記注亦云權禮也何氏云此  
說時衰政失非謂禮所當然者謂不獨金革服金革之事  
失禮即既練而弁冕即事亦非正上注引云父母之喪三  
年不從政是其正也鄭注喪大記又云弁經革者變喪服  
而弔服輕可以即事蓋弁經以弔服帶者要經自謂喪服  
明弔服加重也注正失鄂本正作政當從之  
注弁禮至文冠曰白虎通練冕云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  
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  
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戰伐田獵皆服之爵弁  
者周人宗廟之冠也禮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禮曰周弁殷  
尋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

冠色所以爵何為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  
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質故周加赤禮士冠禮皮  
弁服素績緇帶素鞵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  
李如圭云古者以鳥獸之皮冒而句領皮弁象之聶氏引  
舊圖云以鹿皮淺毛者為之高尺二寸禮又云爵弁服纁  
裳純衣緇帶鞵鞵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  
頭然或謂之緇其布三十升賈疏云凡冕以木為體長尺  
六寸八寸績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  
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為爵色為異皮弁用之於田獵  
戰伐爵弁用之於祭故曰皮弁武冠爵弁文冠也以皮弁  
為武冠蓋今文家說成二年傳衣服與頃公相似何注禮  
皮弁以征又昭二十五年注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  
事引韓詩傳亦有是語御覽引三禮圖皮弁春八月  
月習大射冠之行事是今文詩春秋家皆然惟周禮司服  
云兵事韋弁服即成十六年左傳之鞵韋之跗注是也按  
字林云韋柔皮也皮韋同類故同有皮弁之稱惟皮弁白  
色韋弁鞵色爾或古只是皮弁周文有皮弁韋弁之別與  
注夏曰至宗廟曰士冠記云周弁殷尋夏收當作尋釋文  
作尋是也毛本同獨斷云冕周曰爵弁殷曰尋夏曰收皆  
以三十升漆布為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

而赤如爵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筭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有十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三公九諸侯七其纓與組各如其綬之色郊天地祠宗廟祀明堂則冠之禮記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正以冕即弁唯大夫以上得有冕士以下只弁耳彼注云皇冕屬焉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其冠則半遲章有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服朝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是則收冔弁正為入祀宗廟之冠矣故禮記禮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皆謂爵弁也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延冕之覆在上任氏大椿弁服釋例云爵弁既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延平異于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拚時也以爵章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韎韁為之謂之韁弁也然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

下當上銳下圓又考後漢輿服志冕制皆前圓後方則與下圓上銳者異疑爵弁與冕雖同有上延而爵弁延下則為合手之形與冕狀別然則夏殷質用冔收以祭周弁制如冔收別加旒為冕以為祭服耳弁非天子之祭服也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亦云據說文弁本作覓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弁與冕制異與皮弁制同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賈氏之說蓋本漢禮器制度吳氏以釋名說文駁之似亦可從冠禮記注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史記五帝紀帝堯黃收純衣蓋夏以前通用收詩文王常服黼冔傳冔殷冠也江氏筠讀禮私記云爵弁既非冕制而與冔收連言者蓋冕飾至周始脩冔收二者周制以弁例之如殷士裸將服冔周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冔而葬周人弁而葬亦其一也是也鄂本主誤王

服金革之事注謂以兵事使之疏注謂以兵事使之禮記

軍戎器械也又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

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注：伯禽  
周公子，封魯，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又喪大  
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  
也。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然則父母之  
喪，三年內不服王事，經禮也。期練之後，時有兵革之事，不  
顧私恩，權禮也。若有急難，雖卒哭之後，亦當以國體為重。  
曾子問：所記伯禽事是也。喪大記引：庾氏云：謂此言君既  
葬，王政使入國，侯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前云  
君言王事，謂言答所訪，逮而已。王政未入于國也。庾氏因  
上記有既葬與人立言，君言王事不言國事故，分別之也。

君使之非也。注：非古道也。疏：言非禮之正也。監本道誤旨。  
臣行之禮也。注：臣順君命亦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  
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疏：注：臣順至發明。通義云：君呼  
赴難則禮宜然。校勘記出：臣順為命云。鄂本為作君此誤。  
古者臣有大喪以下與放，胥甲父義無涉。因欲借君使之

非臣行之禮，喻君放之非，臣待放正之義，故連言之。

閔子注：閔子騫以孝聞。疏：注：閔子騫以孝聞。史記：仲尼弟  
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要經而服事。注：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疏：注：已練至

記間傳云：期而小祥，練冠緇緣，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  
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  
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禮喪服注  
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經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愛之心  
也。首經象緇布冠，冠缺項，要經象大帶。閔子既練後，服王  
事故，首經除而，要經如故也。喪大記云：弁經帶金革之事，  
無辟正義，弁經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經，明雖弔服而有要  
經，異凡弔也。彼謂卒哭之後，弁首經亦變者，或亦權禮與  
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注：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  
君即近也。疏：注：既事畢。闕文。

注言古至斥君。通義云古謂中古自伯禽以來。注即近也。禮記王制云必即天論注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正義閔子性孝以為在喪從戒不即人情為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爾雅釋詁即尼也書疏引孫炎云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注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即尼近互為訓也又曾子問云昔者魯公伯禽卒哭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是有為為之也今則更無所為直貪從於利攻取于人者吾不知也是以閔子屈於君命要經服事既事之後知不即人心退而致仕猶斯道也

退而致仕注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疏注致仕至於君

七十致政注致政還君事又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注致政以王事歸授之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致為臣而歸注辭齊卿而歸其室也是致有歸還之義

孔子蓋善之也注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

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順不訛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

多以為非唯孔子以為是疏舊疏云蓋猶是也言於此三

則要經而服事次則謂君為古者後則退而致事是也按此蓋如蓋通乎下之蓋蓋猶皆也時賢蓋謂當時有責閔子要經服事者此賢者過之也有疑閔子退而致仕者不肖者不及也孔子中庸之道故皆善之也孫順不訛其君表記所云善事君不欲陳也注陳言其過於外也故言古以飾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疏杜云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大事表

志云平州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通義云不致者與惡桓同義桓之會皆不致宣之會唯於始一見法而已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曹取之不

書疏注據曹至不書。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

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然則濟西田本魯有為曹所取明矣曹取不書故據以難也通義云據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按若如此據傳當云此未有言伐者其言取之何矣

所以賂齊也注魯所以賂遺齊故稱人共國辭疏穀梁傳內取授之也

以是為賂齊也左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通義云非以師徒取故不從彼例直言取也

杜亦云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范云宣公弑立賂齊以自輔恥賂之故書齊取較杜孔義為長

注故稱人共國辭。舊疏云謂一人字齊魯共有何者魯人篡弑以地賂人齊人失所取篡者之賂皆合稱人故也

曷為賂齊注據上無戰伐無所謝疏注據上至所謝。舊疏

妻八月己酉以邾婁子益來八年夏齊人取譚及僂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此上不見戰伐之文應無所謝故難之

為弑子赤之賂也注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弑之恐為齊所誅

為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

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月者惡內甚于

邾婁子益疏注子赤齊外孫。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子赤

注宣公至取邑。闕文

注未之至賂也。校勘記浦鏗云由猶通十年疏引受賂

作受財下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

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為未絕乎我齊已取之矣其實

未之齊也注齊已言語許取之矣其人民貢賦尚屬于魯

實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未之齊也故解之由律行言許受賂者九經古義云按漢律有受賂之條魯賂齊不當坐取邑且未之齊而坐者由齊聽請故也漢律行言許受賂亦得坐受賂之條故舉以况之唐律疏義職制云諸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賍論不枉法者減二等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足加一



等三十足加役流按今律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各減受財一等即此也魯當坐今律有事以財行求條也  
注月者至于益。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俾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拜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為齊所惡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然蓋彼為伐國而賂齊此為篡嫡而賂齊罪大於彼故書月以惡之也

秋邾婁子來朝

楚人鄭人侵陳遂侵宋注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

不從鄭人去遂者兵尊者蓋將疏校勘記出楚子云唐石

按此注云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知公羊經作楚人不然則注無為如此解今作楚子者衍左穀二家誤注微者至遂也。傳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稱耳明彼為微者故不得言遂也但別兩耳以大夫無專制之義唯人君得行其遂故知此楚人為楚子耳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

公盟得言遂者以公子結間齊宋欲得謀伐魯矯君命而與之盟其事危急重大故與得遂也彼傳云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是也注不從至兼將。

晉趙盾帥師救陳

疏左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杜以為經無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義或然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

疏左氏穀梁作斐

十三年魏世家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斐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宛縣非也水經注淄水篇華水又東徑斐城即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斐林宣元年諸侯會于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宛林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今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東如北七十許里宛故城在東南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京服之說並為也一統志斐林在鄭州東南方輿紀要林鄉

城在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春秋之棗林

此晉趙盾之師也注據上趙盾救陳微者不能會諸侯疏注

者至諸侯。舊疏云謂若是微者即不能為會主以致諸侯于棗林而會之也。按上文明云晉趙盾帥師救陳故云此晉趙盾之師也。

曷為不言趙盾之師注據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伊維戎

盟再出名氏疏注據公至名氏。即文十八年冬十月壬

遂會伊維戎盟于暴彼公子遂再出名氏故據以難此上

君不會大夫之辭也注時諸侯為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

正之去大夫名氏使若更有師也殊會地之者起諸侯為

盾所會疏通義云新城之盟趙盾嘗以名氏見矣於此發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於義猶可此

文若云宋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國之君故不可

也注時諸至師也。正以四國實為趙盾所會若言會趙盾

明盾為主是以卑致尊故去其名氏若非趙盾然所以正

君臣之分也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杜云卿不書禮不敵

公是其義也注殊會至所會。舊疏云言殊會者正謂先序諸侯訖乃

言會晉師是也所以不言宋公陳侯衛侯曹伯帥師伐鄭

而先言會晉師于棗林乃言伐鄭者若以趙盾之師先在

是致諸侯來會之然也故曰起諸侯為盾所會耳按繁露

隨本消息云譬如於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

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棗林拱揖指搗諸侯莫敢

不出此猶隰之有泮也亦言諸侯為盾所會莫敢不從春

秋殊之所以尊君抑臣不與其致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疏左氏穀梁作侵崇左氏釋文作密云

案尚書大傳云秋祀柳穀華山鄭注祭柳穀之氣于華山柳聚也齊人語廣雅釋詁云崇聚也此必齊人讀崇為柳故其訓同公羊崇作柳正齊人方音之轉按崇古音在東鍾柳古音在蕭幽部二部間有通轉故尚書君奭其終出

于不祥釋文終馬本作崇隸釋載漢石經作其道出于不  
詳又玉篇綱直龔切又直久切廣韻綱徒行切又直豕直  
柳二切綱以同音而有直柳切故漢書地理志汝南郡綱  
陽孟康曰綱音紂也又育字轉入平聲在蕭幽部而說文  
肉部育以充省聲亦其証也吳氏經說云春秋三傳多以  
聲近相借如歸邠之為歸初包來之為浮來曲池之為毳  
蛇夫童之為夫鍾犀丘之為鄭丘為師丘皆是獨此傳以  
義同借鄭注尚書大傳及周禮皆云柳聚也酒誥其敢崇  
飲傳左傳崇卒也注亦皆云崇聚也按吳氏猶未知古韻  
之有通轉也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之間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

夫忽爭侵之疏鹽鉄論論功云晉取郊沛王師敗于茅戎

兆府鄆縣帝王世紀蘇封崇伯國在豐鄆之間周有崇國  
晉趙穿侵崇按彼本左傳為說以崇為秦之與國宜在西  
周如公羊義當在東周圻內或河北地近濕原者故得有  
晉大夫忽爭事  
注天子之間田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  
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正義其不封

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為間田則周禮云公邑也畿外  
間田少畿內間田多依周禮間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  
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為采地卿則不四百里為采公  
則於五百里為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  
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  
是也未知殷禮如何然則圻內自封國外皆為間田其實  
邑也  
注有大至侵之○蓋如成十一年左傳載晉郤至與周爭  
御田之類

曷為不繫乎周注据王師敗績于貿戎繫王疏注据王至繫  
年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

不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疏注絕正其

云謂絕柳不使繫之於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按王師敗  
績于貿戎亦正其義使若王者自敗不言晉敗之也其義  
皆與此相足

晉人宋人伐鄭疏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

及宋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壬子二月無壬子正月之

其師皆眾故也大棘杜云在陳留襄邑縣南大事表云今

棘城亦與睢相近水經注陰溝水篇云過水又東徑大棘

城南故鄆之大棘鄉也春秋宣二年宋華元與鄭公子歸

生戰于大棘其地後為楚所併故園稱曰大棘楚地有楚

太子建墳伍員釣台過水又東逕安平故城北陳留風俗

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郡國志陳留己吾有大棘鄉元

和郡縣志己吾故城在甯陽縣西南四十里一統志大棘

城在歸德甯陵縣西南七十里甯陵在睢州東大棘當在

其間注復出至宋國通義云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

伐宋故使宋主之也獲華元再言宋者凡獲大夫皆繫國

責其辱國之甚按曲禮云大夫死眾士死制注云死其所

受於君眾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華元不能死被

獲明當絕也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眾以救其

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集解引何氏廢疾

云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文鄭釋之曰將

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之者明宋師

懼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元有賢行

得眾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書敗獲

非變文如何劉氏申之曰公羊例大夫死生皆曰獲華元

復見知其不死綏也將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師並重

之例証以經文無所據也夫子云我戰則克惡賁軍之將

與亡國之大夫及與為後者豈有賢行得眾乎

秦師伐晉注秦稱師者閔其眾惡其將本秦之忽起殺之戰

今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伐晉惡其構怨結禍無

已疏注秦稱至無已舊疏云正以文十二年秦伯使遂

國而言師者正以閔其眾惡其將故也繁露竹林云春秋

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黷民而殘賊之又云夫德不足

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因春秋所甚疾己是秦稱師之義也穀之戰見僖三十三年襄公及繆公之死見文六年及十八年

###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獯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乙丑月之廿八日左氏穀

梁夷獯作夷皋玉篇犬篇獯胡力反犬呼也嗥也或作嗥周禮大祝云來瞽令皋舞注皋讀為卒嗥呼之嗥來嗥者皆謂呼之入山海經北山經丹之山有龍焉其狀如鼠而免首麋其身其音如獯犬初學記引作嗥犬知獯嗥皋音義皆通說文口部嗥咆也獯譚長說或以犬是也齊氏名南考証云三傳俱言弑君者趙穿其實盾為主使故亡不越竟俟其事也反不討賊德其私也盾為司馬昭而以穿為成濟此豈狐所以直書而孔子因之以為萬世弑君之戒如曰實實無罪以良史之深又遂成鉄案有是理哉靈公不君或趙氏粉飾以欺後世未可知也况君即不君臣可因以不臣哉然則宣四年左傳稱君君無道之說不可為訓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注匡王疏包氏慎言云十月書乙亥月

注匡王口下三年葬匡王是也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其

言之何注据食角不之疏郊牛角改卜牛饑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是其事也

緩也注辭間容之故為緩不若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

者譏宣公養牲不謚敬不絜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

簡甚疏注辭間至急也。經傳釋詞云言之間也若在河

以足句春秋則緩以示義故加之為緩辭也通義云謹案穀梁傳曰云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恒風時則有牛禍哀元年穀梁傳說此經云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

緩皆以對食角為急詞也楊疏引舊解范氏別例云凡三十五范既摠為例則言之者並是緩辭也傳於執衛侯云言之緩辭也其餘不發亦緩可知公喪在外逆之緩也衛侯之弟鱣秦伯之弟稱之者取其緩之得逃吳敗六國稱之者取其六國同役而不急於軍事也殺奚齊稱之者緩於成君也考仲子言之者隱孫為脩之緩也日食言之者不知之緩也則自餘並緩耳

注別天牲主以角。禮記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角握賓客之角尺是主以角也

注書者至而災。鄆本作絜下同閩監毛本作潔俗絜字五行志下之上劉向以為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遂謀殺子赤而立又以喪娶區霽昏亂成於口幸有季文子得免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董仲舒指略同何氏但譏其養牲不謹失事至尊之道餘無說未知與劉董同否禮記禮運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注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鷦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意亦與何同

注主事至簡甚。繁露順命云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口傷鷦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為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天乎臣弑君子弑父三十有餘諸其賤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乎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况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魯宣違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慎此三畏者異指不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

曷為不復卜。注据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疏。注据定至卜牛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是也

養牲養二卜。注二卜語在下。疏。郊特牲注云養牲必養二也也。是二牲皆先卜也。注二卜語在下。校勘記云此本監本下誤卜今訂正

養牲養二以擬祭也。一為帝牲一為稷牲皆卜得吉乃養也。是二牲皆先卜也。注二卜語在下。校勘記云此本監本下誤卜今訂正

養牲養二以擬祭也。一為帝牲一為稷牲皆卜得吉乃養也。是二牲皆先卜也。注二卜語在下。校勘記云此本監本下誤卜今訂正

帝牲不吉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摠領天地五帝羣

神也不吉者有災疏注帝皇至神也。齊氏名南考証云

禮大宗伯禋祀祀昊天上帝云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

帝晉書天文志云鈞陳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

魄室主御羣靈執萬神圖是也引五經通義云昊天

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大乙其佐曰五帝又周禮疏引元命

包云太微為天廡五帝以合時又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

天生大列為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傍兩

星距辰子位故為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此

宮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王氏

鳴盛云按乾鑿度有太乙九宮法鄭注云太乙

北辰之神則太乙即北辰耀魄室亦即天皇大帝在北辰

者其下行九宮則為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

則仍為太乙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與下禮四方各別

故鄭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又云

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

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

又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注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

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拒矩

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此所謂五帝也周禮疏

引文耀鉤有其文羣神蓋即大宗伯所記以實柴祀日月

星辰以下者焉皆天皇大帝摠領之故周禮疏引文耀鉤

又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之先合元氣

以斗布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

辰鄭注云天皇北極耀魄室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乙帝

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一名皇天書君爽時則有若伊

尹格于皇天周禮疏引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亦名上帝

周禮掌次以旅上帝亦名皇天上帝月令季夏云以供皇

天上帝亦名昊天書堯典欽若昊天一名皇皇后帝論語

堯曰篇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此注宜為天皇大帝也

舊疏云天地之內五帝羣神則包有岳瀆等在內蓋雖地

類地亦統於天焉此經之屬是郊特牲疏若帝牛不吉或

注不吉者有災。此經之屬是郊特牲疏若帝牛不吉或

死傷是也

則板稷牲而卜之注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

為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不復郊疏廣雅釋言板

援也一切經

音義引字林云板引也與注義合隱元年傳板隱而立之  
注亦云板引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質弱易板纏注板  
纏猶牽引也謂帝牲不吉則引稷牲當之也哀元年穀梁  
傳曰郊享道也賈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意  
雖稷牲合時得禮用之可也  
注先卜至○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疏為猶  
用也謂用稷牛而為帝牛蓋即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之  
屬養牲之時已卜此改為帝牲之時又卜故何氏以為凡  
當二卜也

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

取其蕩滌絜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克其

天牲疏注滌宮至絜清○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注  
掌馬者謂之廋人繁露郊事對云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  
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  
勝芻豢之食莫如會食其母便鄭氏郊特牲目錄云以其  
記郊天用駢犢之養又注云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

亦取其絜清之義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  
牛注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其實天子犧牛亦須在滌故  
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是也下云犧牲祭牲必  
於是取之國語楚語云觀射父云大者牛必在滌三月小  
者羊豕不過十日又禮器云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  
至也注繫牲于牢也戒散齋也宿致齋也將有祭祀之事  
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  
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是也  
注三牢至天牲。舊疏云春秋說文獨斷上云帝牲牢三  
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明堂也三  
月一時已足肥矣徒之三月示其潔也哀元年穀梁傳我  
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  
雖有變不道也然則六月即庀牲養之三月始繫于滌此  
三月之中又以三牢遞養皆取其絜也十一月十二月牲  
雖有變不道為其可以改卜也故傳又云待正月然後言  
牲之變也

於稷者唯具是視注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

宮所以降稷尊帝疏注視其至尊帝○郊特牲云稷牛唯  
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唯具



遭時又選可用也正義云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者通義云謹案此謂既板稷牲為帝牲則可以隨索稷牲不暇繫牢若其平吉無變則稷牲固亦在滌矣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卜者正以養二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按禮記曲禮云大夫以索牛注索牛得而用之蓋稷牛唯具亦即大夫之索牛也

郊則曷為必祭稷注据郊者主為祭天疏注据郊至祭天。郊則曷為必祭稷注据郊者主為祭天疏注据郊至祭天。

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是主為祭矣

王者必以其祖配注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

生配配食也疏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本乎祖所以配

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注祖謂至所生。詩大雅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

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從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是其事也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識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間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鳥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經之明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生者耶且夫蒲盧之氣嫗桑蟲成為已子憑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類宮注先有事於類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又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禮器疏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靈威仰則以后稷配靈威仰也然則殷郊祀汁光紀夏郊祀白招矩與注配配食也。荀子云故禮上事天太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注謂以配天也

太祖若周之后稷按凡祀典言配如句龍配社柱棄配稷之屬皆配食也祭法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注据方父事天疏注据方父事天母地故稱天子御覽引漢官儀父天母地為天下主

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注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疏關文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

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

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改卜者善其應變得禮

也疏注必得至接之毛本推誤惟喪服小記注云禘大

者無主不止疏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祖也藝文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祭天何緣事

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

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主順天意也又巡守篇

云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通義云此

通論祭有配食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示若稷配郊句龍

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祔祭新鬼必以昭穆之類是也

注不以至上帝孝經聖治章文禮記大傳注引孝經曰

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汎配五帝也通典引鉤命決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

五帝宗祭法云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此

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按鄭氏之義以郊與圜丘所祭帝不同圜

丘所祭者天皇帝郊所祭者三代如祭其所出何氏於下注云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則與鄭氏同也明堂之祭為月令季秋大饗帝之祭鄭彼注言大饗者編祭五帝也又曲禮大饗不問卜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是明堂大饗編祭五天帝兼五人帝五人神以文武配之孝經主言嚴父故但及文王也祭法疏引禘問志云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是也孝經注用

孔傳說以郊謂圓丘祀天非其法宗祀于明堂云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蓋與何鄭同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天為物之本始祖為王者之本始后稷為始祖故推之配天不以文王也

注上帝至天下。禮記大傳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矩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正義按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也舊疏云此五帝者即靈威仰之屬言在太微宮內迭王天下即感精符云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彼注云堯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滅翼者斗注舜斗之星精在中央其色黃滅斗者參注云禹參之星精在西方其色白滅參者虛注云湯虛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滅者虛房注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五星之精是其義也禮記禮器云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又月令

祈穀于上帝注上帝太微之帝也疏以為春秋緯文太微為天庭中有五帝座郊天各祭其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也

注書改至禮也。鄂本無也字善其應變得禮即上帝牲不吉則板稷牲而卜之之禮也改卜之後牛死即不郊亦得正也穀梁傳曰事之變也事變而處之得正也通義云屬天王崩而卜郊牛不為譏者繫繫露說之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第而行事按繫露語見郊祭篇又郊祀篇云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况他物

葬匡王疏舊疏云天子記崩不記葬今而書者正以去年十月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書此未滿七月所謂不及時書也

公羊義疏六之二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楚子伐賁渾戎

疏左氏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戎釋文賁渾舊音六或音奔潛研堂答問云問宣三

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何以有六音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為賁即古文睦字睦字从先先讀為六故睦亦有六音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府嵩縣即詹桓伯所謂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者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正義陸渾本是燉煌之地名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為號也昭十七年為晉荀吳所滅史記注引服虔云陸渾戎在雒西南也地理志宏農郡有陸渾下云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關此與姜戎別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疏大事表云狄自入春秋以來俱止書狄蓋北狄方之人合而為一也即狄有亂以後箕

之役白狄見矣而以狄冠之白狄猶為之屬至是顯然分  
國為二其自通于中國加一赤字之號而白狄亦八年偕  
晉伐秦自為盟會征伐不復赤狄之役也此匈奴分為  
南北單于之號也

###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疏包氏慎言云十月無丙戌九月之  
二十五月十一月之二十六日也

葬鄭繆公注葬不月者子未三月而弒故略之也疏注葬不  
至之也

○校勘記云鄆本無也字此衍解云考諸舊本皆無注然  
則有者衍字耳舊疏又云不月者與卒同月故也按有注  
者非也子未三年見弒者多從無去月見略之例此即隱  
三年傳所謂不及時而不日慢葬者何氏云慢薄不能以  
禮葬也定十三年薛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  
而以為後未至三年失眾見弒危社稷宗廟故略之也為  
彼書薛弒是君比稱國以弒明失眾此鄭繆公子為公子  
歸生弒之非失眾之文故於其卒也脩書日月何略之有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疏說文邑部鄭東海縣帝少昊之後所封漢書地理志鄭  
故鄭城一統志故鄭國在沂州府郟城縣西南百里有  
江南邳州接界向者杜云莒邑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蓋  
即隱二年所入者詳彼疏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注据取汶陽田不言棘不肯疏注据  
取至

不肯○成二年取汶陽田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  
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  
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圍以起之是也

辭取向也注為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為利故諱使若莒不

肯起其平也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

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書齊侯者公不能獨平也月者惡

錄之疏注為公至愈也○校勘記云鄆本無起其平也四  
字諸本皆涉下誤衍當刪正讀故諱使若莒不肯

聽公平為一句穀梁傳伐猶可取向甚矣言人辭不受治也代言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魯說文討治也蓋魯本治言鄭不平因而取向以義始以利終故諱為作辭若言不肯遂伐取其邑以弱之然愈者愈於直書取向惡殺也穀梁又曰不肯者可以肯也注凱曰君子不念舊惡况為大國所和乎其非言不肯可知

注言言至平也。舊疏云正以及是汲汲之意亦見直之意故如此解以經不曰平言鄭而曰及鄭是汲汲於鄭又見非言不肯矣故得起其平也

注書齊至平也。蓋魯力實不能獨平借助齊侯故書之又見魯之困人取邑恥甚也

注月者惡錄之。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注難仇讐和之者若春秋宣公及齊平言及鄭是和難者正也取邑惡詞也舊疏云定十二年冬及鄭平知平例不月此月故以為惡錄之按左傳云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是并責其伐也舊疏又云若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類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又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利內暨暨也時魯方結婚於吳外慕強楚故不汲汲于齊也是也蓋平例時書月皆各

有所主當文解之故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亦書夏五月注月者專平不易是也

秦伯稿卒疏通義云秦共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蒙上月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疏包氏慎言云六月無

日也說苑復思云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龜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記君不君公子宋與公不父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蓋本左傳為說錢氏大昕答問云鄭公子宋弑君而以歸生主惡者歸生正卿且嘗帥師華元矣力足以制子宋而從宋之逆載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託於本無逆謀也按下十年左傳鄭人討出公之亂斷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是鄭人固以子家主逆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疏左氏經無子字按下文齊高

子字在叔姬上通義云月者為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僖公之女宣公之母妹蓋僖季年所生

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

言明當誅疏注不日至當誅。舊疏云正以所聞之世大

之後漢書孔融傳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賤不書日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胡康侯曰仲遂如齊謀弑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國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

道之大倫也方仲遂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若惜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殺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賤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何言乎高固之來注据當舉叔姬為

重大夫私事不當書疏注据當至為重。舊疏云正以春

注大夫至當書。禮記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內外大夫皆不得以私事書舊疏專以內大夫直錄其如為所据難尚未備

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注禮大夫妻歲一歸

宗叔姬屬嫁而與高固來如但言叔姬來而不言高固來

則魯負教戒重不可言故書高固明失教戒重在固言及

者猶公及夫人疏注禮大夫至歸宗。禮喪服齊衰三月章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注大夫

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此歸宗猶言歸甯爾與齊  
衰期章傳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之歸宗異惠氏  
士奇春秋說云何氏說大夫妻歲一歸宗謂同國也如大  
夫娶于鄰國則不可魯之子叔姬者齊大夫高固之妻也  
自齊來魯見譏于春秋故知大夫之妻不得越國歸宗若  
此者所謂家之閑也按莊二十七年嘗慶來逆叔姬傳大  
夫越境逆女非禮也此不言從可知故無大夫妻越竟歸  
宗禮何氏所舉謂大夫娶於同國大夫之常禮爾若娶於  
諸侯當如諸侯夫人不得歸甯詩疏引鄭志答趙商曰婦  
人有歸宗謂目其家之為宗者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  
王后夫人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高恐其專恣淫亂是也  
注叔姬至在固○正以叔姬於義不得歸甯今違禮來魯  
明失教戒故歸重在固為魯殺恥以婦人之道既嫁從夫  
故也通義云禮諸侯大夫嫁女有車馬送之女曰其車示  
不敢必安今高固親來因與叔姬雙行歸甯失禮合譏故  
並書見之又足起反馬之實若但舉子叔姬乃嫌叔姬有  
失行不得成為歸甯嫁遠歸故不可也按反馬之說出於  
左氏左疏引何氏膏言禮無反馬之法鄭元箴之曰冠  
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  
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

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  
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  
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夫家之車也何彼  
穠矣篇云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  
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曰其車可知也高  
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曰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義  
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曰車反馬之禮曰車妻之道也  
反馬婿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  
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按推士禮以言大夫以上婦人  
出嫁亦當乘其夫家之車男帥女女從女之義所以重恥  
遠嫌也詩之百兩御百兩將自美其送迎之盛爾不得據  
為婦人自乘其車之証何知婦車不在百兩御之中乎昏  
禮雖士禮如三月廟見諸節既同何所見婦車一節獨異  
焉  
注言及至夫人○傳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  
穀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為夫妻言及者遠別之稱刺  
其無別是以下注云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是也桓十  
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彼傳云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外  
也注若夫人已為公所絕外也



子公羊子曰其諸為雙雙而俱至者與注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疏注言其至鳥獸也舊疏云言其無別如雄狐綏於鳥獸矣而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非何氏意九經古義云大荒南經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跂踴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璞曰言體合為一也公羊傳所謂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爾雅釋地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曰鵙注似鳥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郝氏懿行義疏云西山經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鳥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郭注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鵙鵙鳥也海外南經比翼鳥在其東其為鳥青赤兩鳥比翼博物志比翼鳥一青一赤逸周書王會篇巴人以比翼鳥是鳥出西南方也公羊宣五年疏引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即此類也按韓詩外傳南方有鳥名曰鵙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封禪書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二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鵙郭氏比翼鳥讚曰鳥有鵙鵙似鳥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能合翻按如惠氏郝氏所引則鳥

獸俱有名雙雙者然細玩何義似止以高固叔姬雙行匹至有同於牝牡雌雄爾不必拘拘以比翼鳥等喻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禮男女有別內外有閑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歸甯高固反馬公羊以為雙雙而俱來如鳥獸焉高固十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雙雙俱往君子謂魯桓失夫道矣關雎未嘗乘居而匹遊故詩人取之以為有別雙雙而來雙雙而往是無別也無別則亂亂則難生魯桓之見殺于齊也宜哉按士昏禮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于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三月親見妻之父母故譏其雙雙而至也昏禮疏引膏肓又云禮婦人謂嫁曰婦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且大夫不外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劉氏逢祿歲膏肓許曰春秋之義大夫不得外娶大夫尤不得從妻歸宗反馬之禮在國行之可也鄭不揣其本矣劉氏猶棄涉左氏反馬說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注据宋

華督鄭歸生齊崔杼弑其君後不復見疏通義云春秋託

賞之法故弑君賊有幸免于誅殺者皆絕正之使不得以

他事復見若已誅殺者然言逸討于一時而討于春秋之

王法也雖不稱名氏以弑者其首惡亦絕不復見樂書是

也鞏遂之復見從內諱弑故也甯喜里克之屬雖討不當

罪要自以弑君之故見執殺非以他事復見不得為難故

獨發難於此是也注據宋至復見。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上四年鄭公

子歸生弑其君夷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也是也按

傳據此三者華督至莊十二年始被殺歸生死於宣十年

崔杼死於襄二十七年皆未即死經不復見故據以難也

舊疏云春秋之內書名弑君後不復見者唯此三人耳餘

見者皆著義焉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

遂如齊逆女之屬欲見罪在桓宣故鞏遂得見閔二年公

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弑二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

季子緩逆逸賊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書之者善

之也然則善其臣子得討其賊故書則莊九年齊人殺無

知書者亦是討得其賊善而書之莊十二年宋萬出奔陳

注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明當急誅之僖十年晉殺其

大夫里克書者亦鞏遂之類故彼傳云曷為不以討賊之

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亦

鞏遂之類見其與獻公同謀弑則是以彼二十六年弑則

之下注云甯喜為衛侯行弑則不舉行弑則者譏成子喜

是也其二十六年晉人執甯喜下傳云不以其罪執之也

注當坐執人亦是其得書之義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

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殺之于申皆書者商人之

下注云商人弑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

之當坐弑君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得書者亦

是加弑故也如趙盾之類矣

親弑君者趙穿也注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弑者趙穿非盾疏

上二年左傳云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注穿趙盾之從

父昆弟子也疏引晉語云趙衰趙盾之弟世族譜盾是衰

子穿是夙孫是穿為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為衰

祖穿為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譌其本未必然也史記晉

世家亦曰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

注復見至非盾。正以存其文不沒其實也然史明云而

迎趙盾故春秋以盾為首惡曰親弑君見其特行弑事爾

親弑君者趙盾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疏

繁露玉杯云春秋修本末

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故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饋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學者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賈不得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弑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賈比而論是非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証辭也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千同命經中幡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妄以其問之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為弑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為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

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內不誠安能如是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也按盾辭號乎天苟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為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為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為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為弑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眾之所能見也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晉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為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弑其君重卿在而不能討賊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感為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逆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然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為重

重為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責春秋為人惡而怙行不脩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而直之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通義云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為穿之惡易見而盾之咎難知也所謂視人所惑為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弑者有間矣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例豈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迹則穿之惡仍未得掩爾盾以文誅穿以實誅按漢書司馬遷傳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之罪穀梁上二年傳曰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何以謂之不討賊注据皆去葬不加弑疏注据皆至加弑校勘記云鄂本葬

下有日字此脫按依疏日字不當有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下云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

也曷為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加為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是以君子加弑焉爾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然則加弑者雖不討賊亦書葬明其非實弑也此晉靈去葬則趙盾與親弑者同文既與親弑者同則與加弑者異則盾即是賊傳又云不討賊故難之也上二年穀梁疏趙盾與許止加弑是同而許君書葬晉靈公不書葬者許止失當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趙盾不討賊其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春秋必加弑於此二人者所以見忠孝之至故也

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稔疏上二年左傳宣子未出

弑其君以視於朝晉世家亦云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穀梁傳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通義云此晉史斥言趙盾弑其君而左氏記齊史亦斥言崔杼弑其君可知內諱弑者為春秋新意矣

趙盾曰天乎無辜注辜罪也呼天告冤疏注辜罪至告冤

無辜箋辜罪也大雅雲漢何辜今之人箋辜罪也爾雅釋詁云辜罪也說文辜部辜辜也穀梁傳盾曰天乎天乎予

無罪晉世家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人窮知反本急知呼  
天穀梁注告天言無弑君之罪故曰冤也舊疏云冤謂冤  
枉之冤也說文

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疏穀梁傳孰為盾而忍弑其君

當忍弑君者乎釋文孰為盾絕句按范義迂回經傳釋詞  
云家大人曰為猶謂也孟子而子為我願之乎言子謂我  
願之也穀梁傳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公羊曰誰謂吾  
弑君者乎是其証是此傳之謂即穀梁之為也

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

注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疏校勘

如何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改而何按如當讀而古  
如而字通隱七年左傳敵如忘服虔曰如而也莊七年經  
星隕如雨劉歆曰如而也是也左傳記太史對曰子為正  
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晉世家太史曰子為正  
卿入聽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  
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

通義云為仁外為仁也為義外為義也錢氏大昕答問曰

趙穿弑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弑由於盾也胥甲父與  
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  
崇盾尚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  
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

注復反也詩小雅黃鳥復我邦族箋云復反也又我行

其野云言歸思復傳復反也爾雅釋言復返也  
注趙盾至可辭左傳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感  
其戒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  
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  
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不越竟在反不逃賊即越竟矣而  
反不逃賊弑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  
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

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注禮公族

朝於內朝親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  
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宋人授事以官尊賢

也升餼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精粗為序  
不奪人之親也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  
重無之字客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高富者以齒云  
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字又出升餼云閻監  
毛本同鄂本餼誤餼此本誤酸今訂正文王世子升作登  
又出精粗云鄂本粗作麤按疏中引注作痛按荀子  
篇吉事尚尊喪事尚親注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  
為主禮記曰以服之精麤為序也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麤  
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喪服以麤為精故鄭注雜記云臣  
為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屬於麤是知斬為精齊為粗也內  
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  
也鄭注內朝路寢度君之視內朝也有一為與宗人審  
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為燕羣臣燕禮所載是也一  
為與臣子議政事一為與四方之賓燕蓋古者視朝之儀  
君先出路門立於治朝之宇編揖羣臣則朝禮畢王藻所  
謂君日出而視之是也隨即通路寢聽政若有議論即於  
內朝太宰所謂贊聽治者也靈公使諸大夫徑就內朝實  
亦尋常視事之處不為無道靈公之不君謂台上彈人支

解宰夫等也被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責者以齒為  
以父子昭穆為序故為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  
又云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故云  
體異姓也鄭云體猶連結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  
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崇德也鄭云崇高也是也又云宗人  
授事以爵以官貴賤異位官各有掌故為尊賢也鄭云官  
各有能是也又云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君之適  
長子故為尊祖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  
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上云事下云紀故鄭云  
紀猶事也本輕者為下本重者為上不計爵位蓋德是為  
不奪人親也注解內朝連及之明內朝非苟為笑樂所在  
也

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注已已諸大夫也

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台上彈人而觀其  
其避丸也晉世家靈公壯後厚斂以雕牆從台上彈人觀  
其避丸也穀梁傳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避丸也  
廣雅釋言彈拚也說文丸圓傾側而轉者玉篇彈行丸也  
吳越春秋彈生於古之孝子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  
食故作彈以守之李尤彈銘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彈為

矢合竹為樸廣韻彈射也元和志晉靈公台在絳州正平縣西北三十一里按如此傳似在內朝側釋文已趨音紀是樂而已矣注以是為笑樂疏高誘注呂覽云從高台上引繁露仁義法云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嬉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為淑人者不愛人也通義云謹案左傳戰于令狐靈猶在抱則是時不過二十已下跡其所為乃昌邑東昏之類良由少席寵靈未聞教戒藉其位勢濟彼童心至於殺人以為笑樂古者成王幼而蒞阼周公輔內有師保之訓抗法之教外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故能克終令德祈天永命今趙盾奉縱縲之主前後左右不慎其選諭教無術陷之於惡已則避禍而委君于死誰執其咎矣按孔氏此論嚴而正

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注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疏釋名釋姿容云也赴所至也注荷負也。釋文傳注俱作何云本又作荷文選東京賦

荷天下之重任薛注荷負也小爾雅廣言荷擔也左傳昭七年其子弗克負荷注荷擔也注畚草至之鍾。公羊問答云說文留部畚蒲器餅屬所以盛種二訓不同當何從曰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糧鄭注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稟左傳正義引說文蒲器可以盛糧今本作盛種誤也國語周語備而畚揭注畚土籠也左傳襄九年陳畚揭注畚黃籠也又宣十一年稱畚築注畚盛土器蓋皆以草或蒲為之可以盛土可以盛穀故左傳注云畚以草索為之管屬是也吳氏經說按左傳置諸畚注畚以草索為之其器可以盛糧周禮挈壺氏鄭司農注亦云畚所以盛糧然則說文云畚斷屬蒲器也所以盛種為盛糧之譌矣許君所謂蒲器是編蒲柳以為器可以盛糧如今俗所謂笆也字書無笆疑即畚之聲轉交雲謂畚為蒲草之器漢世或然字以苗缶之苗當是瓦器古量穀用六斛四斗之鍾亦是瓦器故齊人謂畚為鍾舊疏云齊人謂之鍾即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是也按六斛四斗之具只可以盛不可以量種即五穀總稱不必依左疏改為糧如畚為瓦器必如左傳十釜之鍾之大亦非一二所能荷也蓋畚者量穀之物或草或蒲或瓦皆可各隨方俗所宜其所容若干亦不必一定亦無定名以為

畚可以為甕可以為土籠可也

自閨而出者注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闈從內朝出

立于外朝見出闈者知外朝在闈外內朝在闈內可知疏

注宮中至之闈爾雅釋宮文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舊疏

引孫注亦云闈者宮中相通小門也彼又有小闈謂之闈

舊疏引李注云皆門戶小大之異說文門部闈宮中之門

也周禮保氏注闈宮中之巷門左氏閔二年傳賊公于武

闈注宮中小門謂之闈也周禮匠人注廟中之門謂之闈

亦謂廟旁之門婦人出入故禮士冠禮注婦人入廟由闈

門也按雅訓言宮中則廟與寢皆有之士虞記注云闈門

如今東西掖門賈疏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

故舉以為况然則寢門外別有東西二門左傳哀十四年

齊子我屬徒攻闈與大門似闈亦可通於外非僅宮中相

通小門謂之闈也蓋凡宮寢之別門皆可謂之闈其小者

謂之闈說文門部又云闈特立之戶上圓下方有似圭按

儒行云筆門圭窬注圭窬門旁窬也穿墻為之如圭矣是

闈即取圭義言其小也下云入其大門入其闈是闈為小

門矣

注從內至可知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

自卿以下合官卿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又曰夫外朝子

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庇季氏之政也韋注外朝君

之公朝內朝家朝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

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九卿之

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為之然則韋氏所謂君之公朝

者蓋即正朝兩旁之室諸侯大夫則在治朝之兩旁也為

諸臣治事之處故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

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明諸

臣每日朝於治朝既畢君退路寢諸臣各聽事于兩旁之

朝侯諸臣聽事畢退乃還小寢容諸臣有面陳之事故也

此趙盾所立於外朝者當即此朝但何君以闈門分內外

似泥蓋趙盾從內朝退外朝見前畚者遠從畚出不必闈

門定在外朝內內朝外也

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闈注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

辭孰視知其為畚乃言夫畚者賤器何故乃出尊者之闈



乎疏 闕文

呼之不至注怪而呼欲問之疏注怪而呼欲問之。校勘記云毛本怪作恠俗字

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注顧君責己以視人欲以

見就為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子疏經傳釋詞云也猶邪

也為問辭也當作邪讀繫辭夫易何為者也詩旌邱何多

日也士昏禮敢不從也禮曲禮奈何去社稷也皆當如邪

義按如也讀亦通注顧君至解也。校勘記云毛本君誤人按見就或云當

作就見非也孔疏云過朝以示人令人懼已即本此君責

已視人立義靈公欲以視人適趙盾問故因欲即其來見

時就而解之也注古者至曰子。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注子者

人之貴稱詩王風大車畏子不敢箋云子者稱所尊敬之

辭按左傳穀梁並云子為正卿明稱大夫辭也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注赫然已支解之貌疏注赫

之貌。經義述聞云疏不解赫然二字引之謹案赫之言

赫也說文赫裂也从手赤聲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辭曰赫

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腸肺是分裂謂之赫後漢時

猶有此語也按廣雅釋詁亦云赫裂也莊子養生云動刀

其微諫然已解諫與赫亦同公羊問答曰後漢禮儀志黃

門令奏曰張子倫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張子和曰凡使

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云云故何以赫然為支解

貌也支解之法古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

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審從何之始

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可証為衰世之淫刑按

今律有陵遲即支解法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注主宰割殺膳者若今大官宰人

疏注主宰至宰人。禮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膳

兼有膳夫諸侯亦有宰夫復有膳宰膳夫卑於宰夫天子

宰夫下大夫膳宰夫上士也春秋時侯國不必有宰夫因

通謂膳宰如左傳昭四年稱膳宰屠蒯而檀弓載此事曰

賁也宰夫也此傳稱膳宰而左傳稱宰夫為皆主殺膳烹

割之事故稱雖不一其職同也周禮天官序官膳夫下有  
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其屬又有庖人內外饗亨人等  
晉靈所殺亦不必即其長也孟子萬章稱伊尹以割亨要  
湯亦即膳宰之事何云若今大官宰人舉漢制以况也

熊蹯不孰注蹯掌疏而左傳文元年王請食熊

蹯而死注熊掌難熟孟子告子云熊掌亦我所欲也此也  
說文采部獸足謂之番从采田象其掌蹯或以足从煩  
古文番史記注引服虔云蹯熊掌也其肉難熟

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注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疏大戴禮

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校依賈子改升為斗又云所求滋  
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子說文斗  
部魁羹斗也蓋即靈公所用者亦可抱酒詩行葦云酌以  
大斗是也說文作料云勺也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斟酒  
彼升亦斗字之誤則羹斗其即今之羹勺與羹勺物微而  
得擊殺人者蓋靈公本意殺人盛怒之下隨手擊搏適當  
頭項虛怯處亦得致命也通義云斗料也保傅記曰太宰  
荷斗而不敢煎調是其物也

注擊猶至頭項。孔氏音義云擊音擊擊音擊或作擻  
莊子曰擻以馬捶按廣雅釋詁擊擊也王氏疏証云上文  
已有擊字此擊字當作擊玉篇擊擊兒也公羊注擊猶擊  
也擊謂旁擊頭項廣韻引倉頡篇擻擊也擊擻並音五交  
反其義同也

支解將使我棄之疏左傳云宰夫肺熊蹯不孰殺之寘諸肴

不孰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繁露王道云  
晉靈行無禮處台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

趙盾曰嘻趨而入疏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

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晉世家趙盾隨會前數諫  
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嘻者閔二年慶父聞之曰  
嘻注嘻發痛語首之聲史記蘭相如傳秦王與羣臣相視  
而嘻注嘻驚而怒之辭也檀弓夫子曰嘻注嘻悲恨之聲

靈公望見趙盾趨而再拜注趨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

靈公先拜者春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

也禮天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疏注禮

貌。通義云。想讀如想。想終吉之想。又何焯云。想即自想。

膳宰之事與舊讀異。按孔讀是也。廣韻山責切。易釋文亦

音山革反。子夏傳云。恐懼貌。馬本作驚。驚音許。逆反云。恐

懼貌也。呂氏易音訓引此注。作驚愕也。晁氏曰。想驚。觀三

字同音。色何焯解非。

注禮臣至言也。禮士相見禮士大夫則奠擊再拜稽首

君答一拜賈疏君答一拜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曲

禮云君子士不答拜也。士相見禮答一拜為其始見則君

於大夫以己雖非始見亦答拜可知。周禮士師職王日視

朝孤卿特揖諸侯亦宜然。肩為卿禮止特揖靈公見之而

驚失其常度故為之再拜也。左傳載靈公語曰。吾知過矣

將改之。明自知其過故先拜以拒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

特揖者奇拜奇猶特也。特揖為奇拜則旅揖為再拜與三

孤六卿奇拜二十七大夫再拜八十一元士三拜所為禮

以少為貴也。按靈公再拜自與彼旅揖異。

禮天子至式几。舊疏以為春秋說文惠氏禮說云。此坐

朝之禮。燕享則行之。王享諸侯乘車送迎。燕禮賓入及庭

公降一等而揖。馬則有下階之禮。凡大朝觀大享射及封

國命諸侯皆設席。若路門視朝君臣皆立。未聞設席亦不

下階。孔子見哀公問儒行。蓋燕朝也。路門內之朝太僕掌

之故曰。更僕更僕者久立將倦太僕二人相代為更。於是

為孔子布席於堂而與之坐焉。此古禮也。及秦而亡漢禮

皇帝見三公御坐為起在輿為下。雖有是禮亦不常行。呂

氏春秋桓公朝揖管仲而進之。所謂特揖也。入及庭而未

就位之時。魏文侯燕飲任瘞入文侯下階而迎之。以為上

客所謂君為臣下階者此也。

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注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

疏公羊問答云。逡巡有作逡巡者。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

爾雅。逡巡也。管子桓公蹴然。逡巡。鄉射禮注。少退。少逡。逡

也。有作逡。逡者。晏子巡。逡而對。有作逡。逡者。漢書萬章傳

逡巡。甚懼。有作躡。循者。莊子躡。循勿爭。有作躡。巡者。靈樞

經。黃帝避席。遵循而卻。亢倉子荆君北面。遵循此皆逡巡

之。段借字也。逡又與俊通。王恭傳。俊儉。隆約以矯。世俗願

師古。俊音千旬反。退也。逡與巡通。遁甲開山圖。太元經云

巡乘六甲。要皆聲音相同。字異而義不異也。集韻。逡。巡。行

不前也。逡。遁。均七倫反。音義則一。可証。按小爾雅。廣義。倖

慙曰逡爾雅釋言逡退也注逡逡卻去也文選注引廣雅  
逡巡却退也趙盾見靈公再拜慙而不敢進故曰逡巡班  
固東都賦西都賓饗然失容逡巡降階悚然意下捧手欲  
辭猶此意也左傳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  
大焉云云不言再拜省文也

注頭至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疏稽首拜中  
臣拜君之拜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郊特牲曰大夫之臣  
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如是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  
首禮之正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九拜以前三拜為體後六  
者為用凡經言拜手言拜皆周禮之空首手部攢字下云  
首至手何注公羊頭至手曰拜手皆與周禮空首注合凡  
經言稽首小篆作稽古文作頁經傳無異稱何注公羊頭  
至地曰稽首與周禮注合頭至手者拱手而頭至于手頭  
與俱齊心不至地故曰空首若稽首頓首則拱手皆手下  
至地頭亦皆至地而稽首尚稽遲頓首尚急遽稽首者吉  
禮也頓首者凶禮也空首者吉凶所同之禮也經傳立文  
凡單言拜及下屬稽顙稽首言拜言拜手者皆空首也言  
拜手稽首者空首而稽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  
頓首者也按段說甚明稽首為臣見君之禮書洛誥周公

拜手稽首哀十七年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  
首又襄年左傳公如晉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  
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惟定四年申包胥請師于秦九頓首  
而坐文七年穆嬴頓首於宣子皆事之急遽者也

趨而出注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莫當覺悟故出疏注

欲至故出校勘記出莫當覺悟云聞監毛本莫作冀鄂  
本悟作寤按注云非所以意悟用悟字成七年注云重  
錄魯不覺寤用寤字蓋覺寤寤字當作寤猶人寐而覺寤也  
按左傳亦靈公知盾欲諫已先以吾知所過見拒故宣子  
稽首以補過義將順之也

靈公心忤馬注忤慙貌暫盾知己過疏注忤慙至已過論

忤集解馬曰忤慙馬廣雅釋詁忤慙也禮記曲禮容無忤  
注忤顏色變馬即慙貌也亦作慙太元上階天不慙注慙  
慙也說文心部忤慙也左傳云宣子驟諫公患之患猶慙  
心焉

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注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

失之疏注某者至失之。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其名其人也。記者忘其姓字。多以某字該之。左傳使鉏麇  
引賈逵曰：鉏麇，晉力士。

勇士入其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注焉者

於也。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

門者，下當作焉。閨者，故注云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閨門守

視者也。今本誤倒。通義云：謹案守門曰門，守閨曰閨。猶漢

書云：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亦守戶曰戶也。按如孔說亦無

須倒。二焉在上矣。詩：伐檀，疏引此傳，則無人焉。脫門者二

字亦焉。字在上與段義合。

注焉者至者也。焉於雙聲。孟子：盡心人莫大焉。亡親戚

君臣上下謂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也。哀十七年左傳

奮焉。大國奮訓為邊，謂邊於大國也。然則卿大夫家大門

內，即至閨門與蓋閨門門之小者。凡在內之門皆視大門

為小爾。

上其堂，則無人焉。注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看視人，故不言

堂焉者。疏注但言至焉者。校勘記出故不言堂焉者云。

今本正文作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閨焉者。注中焉堂者

亦作堂焉者。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乙之也。蓋用段氏說

盧氏文，昭鍾山札記云：下句注當此，故不言堂者。今本皆

衍一焉字。此注及經文疑皆後人轉寫失之。按二讀皆可

通。玉篇焉語已之辭也。故云但言焉絕語辭。

俯而闚其戶。注俯，挽頭戶室戶。疏注俯，挽頭。校勘記云：闚

俛當據正。按紘熙本亦作俛。文選注引聲類，頰古文俯字。

西京賦：伏櫺檻而頰聽。注頰，低頭也。禮記：曲禮，俯而納履

低頭也。太史卜書：頰仰字如此。楊雄曰：人面頰。

注戶室戶。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一扇曰戶，兩扇曰門。又

在於堂室曰戶。在於戶區曰門。禮聘禮：設于戶西。西陳

注戶室戶也。凡由堂入室曰戶。凡五架之屋棟北楣下為

三間中為室。東西為房。房之南壁止一戶室，則有戶有牖

戶在東，牖在西。戶西，牖東。為正中。爾雅所謂戶牖之間謂

之辰是也。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若如彼說，則戶在中

之西矣

方食魚飧

疏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飧兮箋云飧讀如魚飧之

飯飯不可停故夕則食飧是飧為飯之別名按說文食部

飧舖也从夕食舖中時食也無水澆飯語段注云小雅傳

孰食曰饗魏風傳孰食曰飧然則饗飧皆謂孰食分別之

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饗不言朝於飧不言孰互文錯見也

其實對文異散則通此為趙盾將朝時固非夕食左傳傳

二十三年傳負羈饋盤飧倍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壺飧

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故周禮司儀注小禮曰飧掌客

上公飧五牢則又不必皆孰食矣

勇士曰嘻疏此嘻當為驚訝聲與上趙盾曰嘻小異

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

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注易猶省也疏注易猶省

也注易行去煩苛是亦簡省之意易繫辭傳辭有險易王注

八佾篇與其易也鄭注易猶簡也簡省義近考工記玉人

注易行去煩苛是亦簡省之意易繫辭傳辭有險易王注

云之秦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亦平易之意

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疏詩召南羔羊云退

謂減膳也正與序節儉義相足故趙盾食魚飧亦即儉也

晉世家云閨門開居處節謂此

君將使我殺子晉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

注負君命也疏注負君命也晉世家鉏麇退數日殺忠

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數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

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死不如死也皆

與此傳詳略互相足

遂刎頸而死注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衛也

甚於重門擊柝孔子曰禮與其奢也甯儉此之謂也疏左

記鉏麇觸槐而死晉世家謂觸樹而死呂覽篇云觸

庭槐而死國語晉語觸廷之槐而死皆與此異韋注晉語

以槐為晉外朝之樹又與杜注槐為趙盾庭樹異所聞各異要皆為勇士自死也

注勇士自斷頭也。闕文。

注傳極自擊析。校勘記云鄧本無也。字當刪重門擊析。

易繫辭下傳文彼云以待暴客此儉約之衛勇士自死故

甚之也。後漢書杜林傳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是也。

注孔子至謂也。校勘記出此而謂也。云開監毛本同誤也。鄧本而作之當據正。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

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注滋猶益也。疏注滋猶益也。襄

成注滋益也。小爾雅廣詁滋益也。說文水部滋益也。

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疏左傳云

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晉世家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

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注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

疏左傳云其右提彌明知之釋文提本又作祇彼注云右

又本合與祁字古音通祁以示聲也。彌昧古亦通史記以

此即桑下餓人又以為公宰與傳文皆不合。

注禮大至御者。曲禮注車右勇力之士。脩制非常者君

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正義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

人中夾勇士在右也。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

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周禮大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

前馭。注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目御不驂乘。辟王也。亦有

車右焉。大夫禮亦宜然。鄭風箋所言係將軍所乘車將左

中也。其甲士之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也。與此

平常乘車法不同。月令天子親戴耒耜。指之於參。保介之

御間。保介謂車右也。遺耒耜於御者。車右之間。御者在

也。驂乘猶參乘也。謂三人共乘焉。然則士以下無車右矣。

佗然從乎趙盾而入注佗然壯勇貌。疏唐石經諸本同。經義

勇貌。按說文佗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佗佗勇夫。此何

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為疑。然從於趙盾

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佗然作疑。然乃立

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

釋文疑立魚乞反不為侂字作音知陸本作疑然臧氏所  
据儀禮係單注舊本與朱子經傳通解李氏集釋同毛本  
本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氏鄉射禮疏引作正立臧氏據  
改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亦云疑正立自定之貌可証  
鄉射禮疑立疏引鄉飲酒禮注作疑此疏反作侂者蓋因  
賈引公羊傳後人因據以私改耳按鄭引此傳乎作於亦  
異

注侂然壯勇貌○廣雅釋訓侂侂暨暨武也詩大雅皇矣  
云崇墉侂侂傳侂侂高大也書秦誓云侂侂勇夫孔傳侂  
侂壯勇之夫

放乎堂下而立注嫌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為意禮器記曰  
天子堂高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疏周禮天官

君予之食恒放焉注放依馬孟子離婁放乎四海注放至  
也謂至乎堂下或依乎堂下而立也

注嫌靈至為意○晉世家云示昧明知之左傳亦云提彌  
明知之

注禮器至三尺○禮器正義天子之堂九尺此周法也白  
虎通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堂之

為言明也所以明禮義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  
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然則每堂一尺為階一等故士冠禮  
云賓降三等注降三等下至地也此為士三尺階三等之  
証賈誼治安策云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階眾庶如地  
故陸九級說文陸升高階也玉篇天子階也天子九級薛  
綜注東京賦云殿高九尺階九齒彼述天子之禮則諸侯  
以下七齒五齒三齒亦應與堂高相應矣庶人之禮雖不  
見禮以士三尺差之當一尺與

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予以示我吾

將觀焉注授君劍當拔而進其首靈公因欲以進殺之疏

君至殺之○禮記曲禮云進劍者左首注左首尊也正義  
進言進授與人時也首劍拊環也少儀云澤劍首注澤弄  
也又云刀卻刃授穎注穎鏤也是進刀劍皆以首環授人  
不以刃授人敬也左傳定十年叔孫圍人欲殺公若偽不  
解禮而授劍末杜云劍鋒末授之是也靈公欲於盾進劍  
時即拔劍首以劍末刺之也

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



於君所疏通義云斥呼盾名君前臣名也左傳云提彌明趨  
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君觴三行可以罷皆與此異

趙盾知之注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疏晉世家云趙盾

注由人至覺焉○只覺情欲而終不自知又淮南脩務訓  
七年而後知注並云知猶覺也對文異散則通舊疏云由  
人曰知之此文是也自己知曰覺即昭三十一年傳叔術  
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是也

踏階而走注踏猶超遽不暇以次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

作系音同經義雜記曰說文走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  
若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釋文謂一本作彳與說文正  
合則古本公羊作彳階矣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注不拾  
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走公羊傳文當本  
作彳義當如禮經注何邠與鄭義同較之說文乍行乍止  
之訓更密也集韻十八藥踏下引此傳文又云或作躓葉  
鈔釋文躓作躓誤玉篇躓乍前乍却依說文為說也左  
傳云遂扶以下彼釋文引服虔注作躓云徒躓也今杜注

本往往有跳者盧文弨云服本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  
魏絳之死亦跳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按與此注  
超遽義亦合

注踏猶至以次○釋文遽作劇其據反本亦作遽公羊問

答云左傳距躍三百注超越也疏距地向前三跳而越物過

也說文作超距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索隱曰超距猶

跳躍也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然

則超遽猶超距不暇如常降階也燕禮疏云凡升階之法

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

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云杜賁入寢歷階而升是也

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

公踏階而走是也通義云升階之法涉級聚足者正也施

於所尊以疾為敬則有栗階栗階者始發猶連步將盡階  
二等然後散升若其事有急遽則始終散等升則曰歷階  
降則曰踏階皆非禮之常矣讀書叢錄云依何注踏當作  
走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不拾級而下曰走燕禮記疏越  
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走階而走與踏字義同廣雅釋  
義乍行乍止讀若公羊傳走階而走與踏字義同廣雅釋  
訓踏踏猶豫也猶豫即說文所謂乍行乍止釋文所謂躓  
也按洪說非是何義自與說文不同此時趙盾避禍疾逃

安得尚乍行乍止且踏字與躊躇亦殊無容牽合為一釋  
名釋姿容云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傳言走故  
注言不暇以次也燕禮疏謂升降有四等亦未洽曲禮云  
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注拾當為涉二等聚足謂前足躡一  
等後足從之併又云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升降常  
法也外則栗階禮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公食大夫禮  
賓栗階升之屬是也鄭注栗感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記  
又云凡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  
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其歷階越階皆禮經所無此傳之  
踏階更非行禮常法所謂不暇以次者故有超距之象矣  
教繼公謂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踏階亦強生分別耳凌  
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則栗階考  
連步升堂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於君辭則然  
猶之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唯此二節是也栗階又名散  
等禮記雜記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  
亦然鄭注散等栗階是也彼栗階為略威儀與燕禮以栗  
階為敬又不同皆與踏階異栗階不過二等栗猶歷也如  
左足升一等則右足升二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四等  
閱歷而上若踏階或有過二等者矣

靈公有周狗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疏校勘記云

本同何注云可以比周之狗按爾雅釋畜狗四尺為契郭  
注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契也又宋本張華博物志  
云晉靈公有害狗與周形相近故文異害狗謂能害人之  
狗按郭注引作害蓋嚴顏異文今本誤作善矣通義云周  
狗周地所出狗若言韓盧宋矣  
注周狗至如意○公羊問答云問犬尤能知人意乎曰說  
文契犬知人心可使者博物志作害狗字之誤也不可從  
按序周禮廢興諸侯惡其害已舊本誤作周已蓋鉄論地  
廣篇賊不害智亦誤作周智蓋周害形近容或有誤然害  
狗周狗皆傳者所加自非靈公命名則俱無不可通蓋比  
周如人意亦足害人也

謂之契注犬四尺曰契疏注犬四尺曰契○爾雅釋畜云犬

大犬也廣雅疏証凡物之高大者皆謂之教山高大者曰  
教山犬高大者為契犬說文契犬知人心可使者書序西  
旅獻契孔傳西戎遠國貢大犬

呼蔡而屬之疏左傳公啖夫蔡焉釋文啖服本作啖疏引服

家角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鬻狗名教經義襟記云按

釋文則啖即啖字啖讀若諷與啖聲相近故文義依正義

則服本亦作啖但訓啖為啖耳說文口部啖使犬聲引春

秋傳曰公啖夫蔡按彼之啖即此之呼也方言秦晉冀隴

謂使犬曰啖蓋方言之殊與舊疏謂呼而指屬之今呼犬

謂之屬義出於此

蔡亦踏階而從之疏据此則踏階更非行禮之歷階可知

祁彌明逆而跋之注以足逆躡曰跋疏注以足至曰跋口葉

東京賦已事而跋注跋退也以足躡而退之故曰跋也玉

篇跋退也說文足部躡踐也史記蘇秦傳六博躡鞠者謂

似足躡之為戲也亦作躡漢書霍去病傳去病尚

鞠是也

絕其領注領口疏注領口口校勘記段玉裁云玉篇引作絕

以足逆躡之遂使蔡之頤不能噬也方言領頤領也南楚

謂之領秦晉謂之領頤其通語也又云依方言則緩言曰

領急言曰領領當讀如合也按領於說文訓為面黃則無

口義楊雄長楊賦稽顙樹領注音拾玉篇訓為口蓋即本

此左傳云明搏而殺之晉世家明為盾搏殺狗

趙盾顧曰君之蔡不若臣之蔡也疏晉世家盾曰弃人用狗

為陰德也左傳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

死之注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止用則此傳所云君之

蔡不若臣之蔡也

然而宮中甲致而起注甲即上所道伏甲約勒聞鼓聲當起

殺盾疏經傳釋詞曰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

殺而擊之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同義殺下何注云

猶豫田佳之頃正合此傳義

注約勒至殺盾釋名釋書契云約約束之也勅飭也使

自警飭不敢廢情也蓋約勒猶約勅也晉世家已而靈公

縱伏士出逐趙盾是也兵以鼓進聞鼓聲當起者何氏以

意言之

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注欲趨疾走疏正以抱而乘

也也據此則左傳遂扶而下宜如服本作跌而下矣禮脫屣

上堂降階納屨趙盾踏階而走蓋猶徒跌不及納屨不能

疾走故甲中者抱之而乘也杜本作扶於情事不合孔疏

強附杜氏謂堂上無屨跌則是堂何須云遂跌而下不知

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注猶曰吾何以得此救急之恩

於子邪非所以意悟疏晉世家示昧明反擊靈公之伏士

曰我柔下餓人左傳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

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與公羊合惟史記謂即昧

明異注非所以意悟者猶言非所意悟也

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柔下者也注某時者記傳者失之

暴柔蒲蘇柔傳道此者明人當素積恩德疏晉世家初盾

柔下有餓人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

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並與之飯肉左傳初宣子田於首

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

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

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呂覽報更篇趙宣

孟見翳桑之餓人為之下食而舖之與脯一胸拜受而不

敢食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

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以

待因發酒宣孟宣孟知之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

追殺之一人追先及曰君舉吾請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

為誰曰何以名為臣翳桑之餓人也還鬪而死與左傳謂

其亡去少異後漢書注引呂覽曰昔趙孟將之絳見桑下

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舖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

汝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官於絳歸而絕糧羞行乞故至

於此宣子與脯三胸拜受而弗敢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

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與脯二束皆詳略

互見

注暴柔蒲蘇柔○公羊問答云左氏作翳桑杜注翳桑之

多蔭翳者公羊作蒲蕪韓非子木枝扶踈易林扶踈條桃  
長大莫盛潘尼桑樹賦上踈而參差是亦多蔭翳之意扶  
蕪即蒲蕪韓愈南山詩杉篁比蒲蕪呂氏春秋作翳桑淮  
南子作委桑翳古委字按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注謂樹  
木葉缺落蔭踈暴樂見詩考暴樂即燂燂詩桑桑將采其  
劉傳劉暴樂而希也箋云將采之則葉燂燂而踈彼踈引  
爾雅作燂燂為稀踈不均之名故何氏訓為蒲蕪蒲蕪猶  
扶踈潘尼賦之上踈也吳氏經說云蒲蕪猶扶踈也然則  
暴桑即搏桑矣搏蒲暴桑皆一聲之轉大雅云鬱彼桑柔  
柔古讀如椽左傳注桑之多翳蔭者意與此同按爾雅釋  
木蔽者翳郭注樹蔭翳相覆蔽者詩曰其樞其翳經義述  
間木自斳以下皆釋死木也蔽即上文木自斳之斳大雅  
皇矣正義引此作斳者翳又引李巡曰斳死也釋言斳踈  
也釋文斳字作斳郭本作斳者借字耳皇矣傳自斳為斳  
釋文斳或作蔽襄二十七年左傳以誣道蔽諸侯釋文蔽  
服虔王肅董道並作斳云踈也是斳斳兼與蔽通翳讀曰  
瑄皇矣篇其蓄其翳釋文韓詩作瑄後漢書光武紀注瑄  
仆也宣六年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質將可瑄也瑄皆謂  
踈斳之也作翳亦借字耳周語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翳  
其人謂踈斳其民也毛詩自斳為斳雖與爾雅原文小異

而其為踈木則同若云樹蔭翳相覆蔽則是相覆蔽之木  
而非踈木與上二句全不相應矣然則左氏之斳桑亦為  
桑之踈斳者與此暴桑正同故何氏以為蒲蕪桑也水經  
注雷首山北去蒲阪三十里一統志雷首山在蒲州永濟  
縣南四十五里哺飢阪在絳州北六里即食斳桑餓人處  
注傳道至恩德○說苑復恩篇述此事云故惠君子君子  
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失德一人活其身而况置惠  
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  
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  
不慎也此書之所謂德無小者也後漢崔駰傳慰志詞云  
宣孟收德于束脯淮南繆稱訓僂負羈以壺餐表其間趙  
宣孟以求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人心之感恩接而  
憐怛生故其入人深

趙盾曰子名為誰注後欲報之踈晉世家亦云問其名居

曰吾君孰為介注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為與此甲兵豈不

為盾乎踈注介甲也○詩鄭風清人云駟介彭彭傳介甲  
也大雅瞻卬云令爾介狄箋云介甲也釋名釋

兵甲云甲亦曰介史記衛世家太子與五人介注引賈逵云介被甲也

子之乘矣何問吾名注之乘即上車也猶曰已上車矣何不

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蚤免去不望報也疏注之乘

。校勘記出子以上車矣曰鄂本以作已又出不望報矣

云鄂本矣作也。疏注引服虔注同晉世家亦云弗告說苑

復恩與呂覽所記大同亦云宣孟曰子名為誰及是且對

曰何以名為然不若此傳所對之詳

趙盾驅而出眾無留之者注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

道民眾不悅以致見殺疏而世出也

注明盾至見殺。鄂本悅作說紹熙本同下傳民眾不悅

亦同繁露滅國上云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土無

一介之眾也而靈公據伯主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

詐盡為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戴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

盾為賢人者左傳云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晉世家云趙

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弑易是也

趙穿緣民眾不悅起弑靈公疏靈公晉世家盾昆弟趙穿殺

殺靈公於桃園注虞翻曰園名也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

園釋文攻本或作弑北堂書鈔引作然靈公然即殺字殺

亦音試釋文僖九年左傳可証繁露王道云晉靈公無禮

處台上彈人羣臣枝解宰人而棄及患趙盾之諫欲殺之

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注復大夫位也即所謂復國

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君雖不君臣

不可以不臣疏而後反趙盾注招使還

注復大夫位也。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蓋即復大夫位

晉世家亦云盾復位家語正論作未及山而還杜云晉竟

之山按晉語陽處父及山而還韋注山河內溫山也是時

晉已啓南陽竟及于河未及山即所謂亡不越竟也杜注

姝混晉世家亦云未出竟公羊以盾之罪在復不討賊其  
出竟與否不記及也  
注即所至責之○即上傳曰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  
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是也  
注傳極至不臣○正以穿為盾宗盾出穿弑穿弑盾反而  
自反其位處穿如常是時成公未立盾之復位誰實使之  
其不臣之跡顯而易見故注極言臣不可不臣以責之也  
通義云晉侵天子之邑而穿為之主將是其人素有無君  
之心必以犯天子為可者也諸侯可以犯天子大夫可以  
犯諸侯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卒至於手刃其  
君噫上之所以率下者可不慎與孔氏之論極正而左傳  
韓獻子猶曰宣孟之忠則當時已無真是非董狐所以為  
良史也然左傳謂趙宣子為法受惡亦非孔子語

而立成公黑臀注不書者明以惡夷獐猶不書割立疏左傳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注黑臀晉文公子  
晉世家云趙盾使趙穿逆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  
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國語周語單襄公曰  
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鬢以黑曰使有晉國故

命之曰黑臀按晉文不應娶周女蓋周大夫女也  
注不書至割立○割立在襄十四年彼二十六年傳云易  
為不言割之立不言割之立者以惡衛侯矣注云欲起衛  
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割之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正以  
不書黑臀立亦以起夷獐之無道也通義云不當立不書  
者已從立晉託始見法何氏云以惡夷獐猶不書割立非  
也君弑自必立嗣君與衛有行割二君者異不當推彼解  
此按衛完見弑亦必立嗣春秋何為書晉立以見篡正以  
夷獐失道前後不見故於不書黑臀起之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注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疏注先是

○取向事在上四年公比如齊即上四年秋公如齊五年  
春又如齊是也五行志中之下宣公六年八月冬螽向以  
為先是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

冬十月

公羊義疏六之三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疏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時者從內為王義明

王者當以至信先天下則此當與彼同成三年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書日月者彼注云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是彼書日月之義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疏杜云萊國今東萊黃縣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

子國齊乘萊子城地名龍門居山峽間鑿不通道極為險隘俗名萊子關

秋公至自伐萊

疏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疏公與一國乃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意致伐

大旱注為伐萊踰時也

疏五行志中之上宣公七年秋大旱是夏宣與齊侯伐萊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大事表云傳云盟于黃父杜注

黃父即黑壤蓋二名為一地矣黑壤山在今澤州府沁水縣西北四十里澮水所出

八年春公至自會毛本會誤齊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疏紀要黃城在東昌府冠縣南按史記正義黃縣在魏

州按由魯至齊不知何以行至今之冠縣地

其言至黃乃復何注據公孫敖不言至復又不言乃疏注據

言乃即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是不言至復又不言乃也

有疾也注乃難辭也上言乃復下言卒知以疾為難疏注乃

也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乞之出難下八年傳云乃者何難也因難故緩亦為緩辭周禮大宰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注乃緩辭也是也

何言乎有疾乃復注據公如晉以有疾乃復殺恥以為有疾

無惡疏注據公至無惡即昭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

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是也校勘記出乃復殺恥云閣監毛本弒作殺此誤蓋凡殺字皆改為弒遂誤改此爾絜熙本亦作殺

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注聞喪聞父母

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

者喪尚不當反况於疾乎順經文而重責之言乃不言有

疾者有疾猶不得反也教不言乃者明無所難為重教當

誅遂當絕疏注聞喪至伐之白虎通喪服云大夫使受

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蓋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禮聘禮若有私喪則哭于館衰而居不饗食歸使眾介先衰而從之注

私喪謂其父母哭于館衰而居不敢私喪自聞於主國服  
凶于君之吉使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  
賈疏謂行聘享仍服皮弁蓋不以私喪廢公事也或駁之  
謂當使上介攝彼文賓死介攝其命則此不使介攝明矣  
蓋出竟未遠遇有私喪君或使人代之若已至彼國當終  
其事聘禮所載是也彼經云不饗食則已行聘享可知鄭  
又云已有齊斬之服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  
猶徐行隨之君納之乃朝服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  
皆與此徐行不反之義相足禮記奔喪云唯父母之喪見  
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徐行注謂以君命  
有為者是也成喪服得行則行是為不能即反故先成服  
也奔喪又云間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  
位注謂以君命有事不然者不得為位是也何氏知君當  
使人代之者風俗通愆禮亦云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  
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是也繁露  
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  
注以喪至責之。杜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  
以疾還非禮也正義哀十五年傳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  
之禮是入所聘之竟則當逆行黃是齊竟遂以疾還非禮  
也舊疏云傳不言大夫以君命出遇疾而還非禮而言聞

喪徐行而不反者是其順經文而重責之故也

注言乃至反也。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鄭嗣曰

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夫禮還命

故曰亡乎人按聘禮賓入竟而死遂也介攝其命曰介復

命柩止于門外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

命注未將命謂俟間之後也以柩造朝以已至朝志達君

命足証有疾俱不得反矣

注教不至當絕。以教非有疾無所難故不得言乃與此

異也教無所難而復故當誅此遂實有疾惟不俟君命遽

爾反國故當絕輕於教也舊疏云教違命罪大故當誅誅

者罪累家也遂前雖弑君而宣公不以為罪直以當時行

事而責之責其奉命不終而以疾辭故當絕其身而已

### 辛巳有事于大廟疏

包氏慎言云六月書辛巳月之十八日

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大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為卿佐卒

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

禘得禮故變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按何氏

無此義亦不必以此為禘直不過時祭而已

### 仲遂卒于垂疏

杜云垂齊地大事表云非魯竟故書地當在  
今泰安府平陰縣境即隱八年遇于垂之垂

仲遂者何注据不稱公子故問之疏

闕文

公子遂也注自是後無遂卒知公子遂疏

闕文

何以不稱公子注公子季友卒雖加字猶稱公子也疏

注据公至

子也。即僖十六年公子季友是也彼季友加字稱公子此仲遂亦加字不稱公子故据以難鄂本無也字

賤曷為賤注据叔孫得臣卒不賤疏

注据叔至不賤。上年叔孫得臣卒注不日

者知公子遂欲弑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然則仲遂得臣皆合賤彼得臣乃不去氏示賤故難之

為弑子赤賤疏

通義云賤去公子則不嫌與季友同故亦得得字但加字之故傳又未明竊取劉敞之說

曰譏世卿也言自是世仲氏也世卿多矣曷為獨譏乎此因其可譏而譏之此其為可譏奈何言是乃弑子赤者也其諸則宜於此焉正之矣

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賤注据鞏終隱之篇賤欲使於文十

八年子赤卒年中賤疏

注据鞏至中賤。即隱四年鞏帥師會宋公以下伐鄭傳鞏何以不

稱公子賤曷為賤與弑公子十年夏鞏帥師傳此公子鞏也何以不稱公子賤曷為賤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賤也是其事也据此例則遂宜於文公薨後子卒前賤也

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注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賤意也

十八年編於文公賤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

卒乃賤者元年逆女嫌為喪娶賤也公會平州下如齊嫌

公遂八年如齊嫌坐乃復賤也賤加字者起嬰齊取氏明

為歸父後大宗不得絕也地者卒外明當有卒外禮也日

者不去樂也書有事者為不去樂張本疏

注此解至赤也。即文十八年

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是也未踰年君尚未改元是年編於文公賤則嫌有罪於文公而有罪於子赤仍不見

注元年至貶也。上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注嫌觸諱不成其文也。彼本宜去公子起喪娶嫌為弑君。削去其氏貶喪娶不明。界在喪娶限內。又若為喪娶貶弑君。意亦不明。故此注與元年注相足也。

注公會至公遂。校勘記出下如齊也。嫌公遂云。閔監毛本同誤也。鄆本如齊下無也。字當據以訂正。即上元年公會齊侯于平州。又即書云。公子遂如齊。若不書公子。則是公會齊侯于平州。遂如齊嫌公遂矣。

注八年至貶也。校勘記出如齊嫌坐上無八年二字。云。閔監毛本同誤。鄆本公遂下有八年二字。當據正。於八年如齊至黃乃復貶。不稱公子。則嫌因坐乃復貶之矣。彼廢棄君命有疾。即還本宜坐貶。若去公子。則仍嫌為坐有疾。乃復貶也。舊疏云。公子翬助桓篡弑。入篇。即不貶。見其無罪於桓公。今此公子遂助宣篡弑。而於宣貶者。正以於子赤則無遂年之罪。重不得令免。會須貶之。諸見之處。悉皆有嫌。不得作文。是以止於卒時貶。見其事。

注貶加至絕也。成十五年仲嬰齊卒。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之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

歸父也。蓋嬰齊為遂子。宜稱公孫。而稱仲嬰齊。是為歸父後。為遂孫矣。孫以王父字為氏。宜氏仲。故也。故先於遂卒。加仲與仲嬰齊稱。仲相起明。嬰齊所氏之由也。大宗不得絕者。通典引石渠禮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已有一嫡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閔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白虎通封公侯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同宗則可。以為後。為人作子。何明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程為後。于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春秋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按禮喪服。齊衰期。章傳曰。何以期也。不。斬也。何以不。二斬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為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又斬衰。章傳曰。何如。而可。為人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通典引范甯云。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傳所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按禮傳所云。自謂有支子者。不得以嫡子。後。大宗。耳。禮傳明文。大宗不可絕。不云小宗不可絕也。祖易於上宗。易於下何云小宗。

不絕乎通典引鄭志劉德問以為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  
不以為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  
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  
無後則祭于宗子之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後如  
田所言亦可謂仁至義盡矣

注地者至禮也。校勘記出地者絕外卒云鄂本作地者  
卒外此本絕衍字外卒誤倒按解云此言于垂者正以卒  
於外故也是疏本亦作卒外不言絕舊疏云欽道公子季  
友之文皆不地所以卒於外則地之者明當有卒於外之  
禮故也聘禮述聘使死禮云婦介復命根止于門外介卒  
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注卒殯成節乃去又曰若大  
夫介卒亦如之又曰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  
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注往謂送柩王氏士讓  
儀禮云士喪禮君於士有視斂禮况奉使有勞君必  
弔可知

注日者至樂也。舊疏云失禮鬼神例日也按傳聞世大  
夫卒有罪不日無罪日故叔孫得臣卒不日此而日故解  
之通義云遂卒不日當與得臣同法卒已則祭日非卒日  
也范武子曰祭于太廟之日而知仲遂卒是也垂猶齊地  
理不能一日計至遂卒實在前但必退書日下主譏猶釋

之意乃顯

注書有至張本。舊疏云時祭之禮初夏作之即是得時  
不書之例而書之者為下不去樂張本故也而言有事者  
初不合書是以但言有事為下張本而已似若文二年注  
云不言吉禘者就不三年不復譏略為下張本而已之類  
按不似書烝嘗明者嫌初祭非禮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者何祭之明日也注禮繹繼昨日事

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繹大夫曰賓尸士曰宴尸  
去事之殺也必繹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  
以復祭禮則無有誤敬慎之至殷曰彤周曰繹繹者据今  
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彤者彤不絕据昨日道  
今日斥尊言之質意也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禮天子以卿  
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為尸夏立尸殷

坐尸周旅酬六尸疏注禮釋至神爾。毛本繼誤祭穀梁

猶明日也左傳注釋又祭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禮有司

徹日錄云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釋爾雅釋天釋又祭也

郭注祭之明日尋釋復祭詩疏引李巡曰釋明日復祭日

又祭左疏引孫炎云祭之明日尋釋復祭也詩大雅序絲

衣繹賓尸也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國

語魯語宗不具繹章注云繹又祭也唐尚書云祭之明日

也昭謂天子諸侯曰繹禮記禮器云為祔于外注祔祭明

日之繹祭也謂之祔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此經祭于辛

已繹于壬午可為繹祭於明日之証不灌地降神者正祭

有灌此繹主為尸作故不須灌地降神也正祭魯如天子

九獻君灌為一獻夫人灌為再獻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

鬱尊用黃目是君用圭瓚酌黃目之鬱夫人以璋瓚也既

灌之後則出迎牲視殺蓋灌在尸入之後也人道宗廟有

灌天地至尊不灌莫稱焉亦作裸皇侃論語義疏云先儒

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龕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

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澹入淵泉以求神也按郊特

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注謂以

圭瓚酌鬯始獻神也禮記祭統君執圭瓚灌尸注天子諸

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

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事按正祭尸者神象則

灌尸即灌神無二事也

注天子至殺也。舊疏以天子至宴尸為春秋說文絲衣

箋又云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正義云繹祭之禮主為賓

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之別為立名謂之為繹

言其尋繹昨日卿大夫禮小同日為之不別立名直指其

事謂之賓尸耳郊特牲云繹之於庫門內祔之於東方朝

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注祔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

於其堂神位在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

而事尸禮大正義釋宮云閤謂之門孫炎云謂廟門外又

引詩云祝祭于祔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為祔

于外故知在外也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

在廟門外之西室祔是求神之名繹是接是之稱求神在

室接尸在堂故云繹又於其堂也祔於室內求神繹是堂

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二者同時也又云祔有二種一是正

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

于祔二是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祔按春

秋爾雅詩序皆但言繹不言祔稱是其大名曰繹也禮有

司徹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儻尸於堂之禮

祭畢禮尸於室中又經有司徹下云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饋尸禮崇也饋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天子諸侯明日祭於初而繹引此及爾雅又按天子諸侯之繹與大夫饋異者饋尸在祭日繹在明日饋尸於廟之堂繹則於廟門之初饋尸但有獻尸而不祭繹則又祭故名曰繹又卿大夫賓尸即用正祭之牲有司徹之數尸俎是也繹祭則別用牲詩絲衣云自羊俎牛鄭箋以為視牲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注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繹者也謂皆禮之異於卿大夫者郊特牲又云坐尸於堂鄭注謂朝事時是正祭朝踐時已事尸於堂故繹祭於廟門行之所謂求神非一處也卿大夫無朝踐禮正祭事尸於廟室故饋尸於廟堂行之亦其異也其初之異者詩祝祭于初傳初門內也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以正祭之禮不出廟門又郊特牲云索祭祝於初鄭注索求神也此正祭之初也江氏永也祭統詔祝于室而出於初即此禮器云為初乎外注初祭之明日繹祭也此繹祭之初也郊特牲初之於東方疏有司徹疏以索祭祝于初為明日繹祭之初誤矣胡氏培

羣儀禮正義疑郊特牲初與繹對言明亦正祭之初考正祭時設席於奧東西以神位在室之西此求神於門內亦當在西方今乃於東方猶繹當在廟門今乃在庫門均為失禮之事耳此經言繹言初言朝市明是三事鄭乃繹與初牽合為一辭之恐非按胡說亦近是此賓尸者上大夫禮有司徹又云若不饋尸注謂下大夫也其牲物則同不得脩其禮耳其牲同者如牲亦用羊豕魚亦十五之類其異者尸七飯以上皆同祝侑尸八飯後見其異也此賓尸即禮之饋尸儀禮校勘記饋徐本作賓按通篇饋尸之饋或作賓或作饋諸本互錯據經文作饋當以饋為正賓饋或古字通用吳氏廷華云徹而饋尸蓋以紓其象神之勞也是也禮器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尸堂事交乎階質明而行事晏朝而退注室事祭時堂事饋尸是也其士曰宴尸則無文特牲於尸卒食三飯後僅有獻賓眾及旅酬無筭爵諸節無饋尸之禮宴尸者或祭畢而酬宴之又殺於下大夫之不饋尸者也

注必繹至之至。舊疏云畏敬先君之尸而為之設祭則無有過誤也周禮牧人注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疏今日之祭於廟明日繹祭在廟門之西室祭義注此時

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日也儻尸主  
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俎醯醢儻尸之時先獻後薦上  
大夫儻尸即天子諸侯之繹也按繹祭禮亡以少牢有司  
徹証之其儻尸之異於正祭者掃堂設筵皆堂上之事也  
與正祭筵與異賓尸迎尸與大夫正祭不迎尸異儻尸  
有侑與正祭鼎五異儻尸牲體進膝與正祭牲體進下異  
儻尸魚橫載與正祭縮載異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前  
獻侑之後與正祭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祝佐食之前  
異以上陳祥道晰之最詳故備錄之儻者禮之意繹為  
儻尸之事明因昨日配先祖食勞之故次日復儻禮之也  
注殷曰彤周曰繹。爾雅釋天云周曰繹商曰彤郝氏懿  
謂之彤釋文彤作融是也釋詁融長也方言融與繹俱訓  
長是融繹義同詩疏引孫炎曰彤者亦相尋不絕之義公  
羊注彤者彤彤不絕是皆以彤為融故左氏隱元年傳其  
樂也融融文選思元賦作彤彤季善注融與彤古字通也  
錢氏大昕答問云問祭之明日又祭曰彤見於尚書爾雅  
而說文肉部無彤字或謂彤乃漢人俗字然否曰說文舟  
部有彤字云船行也从舟彡聲即高宗彤日之彤玉篇彤  
訓祭又訓舟行足証彤繹字从舟不從肉此必顧野王元

本非唐以後儒者所能附益古音彤當為余箴反轉為余  
弓切侵東兩部聲相近也孫炎曰彤者相尋不絕古人音  
與義協以尋訓彤知古音彤在侵部其讀如融乃轉聲非  
正聲也按錢郝二家之說極為精當而音當如錢讀舊疏  
云郭氏爾雅其下仍有夏曰復昨之文而何氏不言者正  
以諸家爾雅悉無此言故不引之  
注繹者至質意也。舊疏云祭尊于繹欲道今日所尋繹  
乃是昨日之正祭故云據今日道昨日不敢作尊乃是尊  
正之義故曰文意昨日正祭今日作又祭相因而不絕彤  
彤然故曰據昨日道今日乃是迫近而不尊故曰質意也  
按兩漢諸儒說殷周異制多主質文立說必周秦相傳舊  
義魏晉以後無有知之者矣  
注祭必至為尸。禮記祭統云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  
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子行猶子列也  
祭祖則用孫列皆取諸同姓之嫡孫也天子諸侯朝事延  
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此天子諸侯之禮以  
少牢時牲尸皆在室之與主人西面事尸之禮以  
禮也郊時牲尸皆在室坐尸於堂然則北面事尸亦惟  
朝事時然也凡堂上以南面為尊也天子諸侯雖取孫列  
用卿大夫為之故詩大雅既醉傳云天子以卿箋云諸侯



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蓋天子用內大夫則以卿其  
侯伯入為卿士者亦為尸以侯伯七命王朝之卿六命相  
等也三以三公者詩疏引白虎通云曾子曰王者宗廟以  
卿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  
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推之諸侯以大夫不以卿蓋亦  
避嫌之義曾子問云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  
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是卿  
大夫為尸於君事也男子取諸同姓婦人取諸異姓禮士  
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異姓婦也  
尸配尊者必使適也彼謂虞祭之時若祔後則夫婦共尸  
取諸同姓之適也其非宗廟之祭則不必同姓詩疏引石  
渠禮論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又引白虎通云周公祭太  
山用召公為尸也是也其大夫士則但取孫列或同姓適  
者亦可曾子問曰無孫取諸同姓可也是也禮記曲禮云  
為人子者不為尸注尸必卜筮無父者是則尸必嫡而無  
父者矣曾子問又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  
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又云祭殤  
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注夏立至六尸禮記禮器云夏立尸而卒祭注夏禮尸  
有事乃坐又云殷坐尸注無事猶坐又云周旅酬六尸注

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又曰曾子曰周禮其  
猶釀與注合錢飲酒為釀旅酬相酌似之也正義旅酬六  
尸謂裕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  
壁東嚮為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文武二尸  
就親廟中凡六在右稷之東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  
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裕多主  
而唯云六主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記  
又云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注武當為無  
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  
就養無方此三代質文之變夏質殷漸文周彌文也孔穎  
達云夏祭乃有尸然考書大傳云

萬者何干舞也注干謂楮也能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

王貴之以為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

之故名之云爾疏詩邶風簡兮云方將萬舞箋萬舞干舞

秋云萬入去籥別文言干則有戚矣禮記曰朱干玉戚冕  
而舞大武言籥則有羽矣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羽籥

注于戈萬舞象武也羽籥籥舞象文也是于羽之異也孫  
毓亦云萬舞于戚也羽舞翟之舞也傳以于羽為萬舞失  
之矣此孫氏破毛傳義也

注于謂至武樂。文王世子注云于盾也于戈萬舞象武  
也廣雅釋器小爾雅廣器並云于盾也書牧誓云比爾干  
傳于盾也禮既夕甲冑干笮注干楯也方言注干杆也詩  
周南兔置公侯于城傳干杆也周禮春官序官司于注干  
舞者所持謂盾也

注萬者至云爾。舊疏云春秋說文詩簡兮正義云商頌  
曰萬舞有奕殷亦以武定天下蓋象湯之伐桀也何氏解  
周舞故以武王言之萬舞之名未必始自武王也通義云  
謹案萬舞有奕見于商頌夏小正二月丁亥萬用入學非  
武王始有萬也左傳云放仲子之宮將萬也公問羽數於  
眾仲似文舞通得稱萬然彼傳稱楚子元振萬而文夫人  
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又專以為武舞小正傳亦曰

萬也者于戚舞也詩曰公庭萬舞有力如虎此亦萬為武  
舞之証月令疏云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  
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或以為禹以萬人治  
水故樂亦稱萬按何氏云萬者篇名蓋三代皆有萬舞篇  
內各紀其開國功業故夏時或詠治水事殷周各詠其服

天下之功云爾

籥者何籥舞也注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疏

注籥所至之長。文王世子注羽籥舞象文也周禮春官  
序官籥師注籥舞者所吹禮記檀弓云籥入去籥注籥文  
舞也籥師職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  
所謂籥舞也故知為節舞者也通義云謹案左手執籥右  
手秉翟二者相將乃得成容理不能去籥存羽明知萬人  
去籥者是納武舞去文舞也按詩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  
舞以鴻羽取其動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舞韓詩說  
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左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  
也知翟羽舞也似公羊舊說有以萬為羽舞者矣或萬為  
衍字

其言萬入去籥何注据入者不言萬去樂不言名疏注据入

。即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是也

去其有聲者注不欲令人聞之也疏惠氏棟周禮古義云大  
司樂令去樂注云去樂

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按古人皆謂藏為去春秋傳云去樂卒事又云紡焉以度而去之公羊傳去其有聲者皆訓為藏顧炎武云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師古曰去謂藏之也陳遵傳皆藏去以為樂師古曰去亦藏也魏志華佗傳去藥以待不祥裴松之按古語以藏為去有聲者詩簡兮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傳籥亦孔翟翟羽也爾雅釋樂云大籥謂之產郭注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釋樂器云七孔鄭於周禮笙師禮記明堂位少儀注皆云三孔無正文故各以所見言焉明堂位云土鼓黃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蓋古用葦後世用竹故為笛類與吹以節舞故為有聲者也

注不欲至之也。校勘記鄂本無也字此誤衍

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疏注廢置至人

引鄭志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答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為廢謂廢去不田通義謹案左傳廢六闕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廢一于室其義皆為置段氏說文廢字注云鄭曰廢置也于去聲者為廢謂廢田不

去也左傳廢六闕王肅家語作置六闕淮南子舜葬蒼梧不變其肆高注不煩市井之所廢仲尼弟子貢好廢居與時轉貨殖傳作廢著鬻財徐廣曰著猶居也讀如貽莊子廢一于堂廢一于室廢之為置如祖之為存若之為快亂之為治去之為藏

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注明其心

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為之疏通義云知

而猶祭但屏去音聲略存哀死之心按此為譏其萬入去籥故何氏謂其但存心於樂知不可為而但去其有聲之樂而為之也穀梁傳以其為之變譏之也注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為卿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注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

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日者起明日也言入者据未奏去籥時書凡祭自三年喪已下各以日月廢時

祭唯郊社越縹而行事可疏注大夫至之祭禮記檀弓

入去齋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注先日辛巳有事于太

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漢書王嘉傳聖王之於大臣

在與為下御坐則起病疾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

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通典東晉元帝

瑛鹿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

祭猶可廢而况餘事

注有事至廢繹校勘記云鄂本疊卒事二字此因重文

誤脫當据補按疏引昭十五年經去樂卒事以証上卒事

又標注卒事至日也以釋下注則疏本亦疊卒事二字今

按紹熙本疊卒事二字穀梁傳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昭十五年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於廟聞大夫

之喪去樂注恩痛不忍舉然則未卒事者卒事已卒事者

不繹故此書猶繹穀梁傳云猶者可以己之辭也

注日者起明日也關文

注言入至時書舊疏云欲道所以不言萬作而言萬入

之義也

注凡祭至事可校勘記云毛本下祭字空缺鄂本可作

也按疏標起訖作凡祭至事可按紹熙本亦作可禮記王

制云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縹而行事疏引鄭

志卷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縹祭之六宗山

川之神則否又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

為越縹也天地社稷之祭豫下時日今忽有喪故既縹越

縹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啟殯至於

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為之按曾子問曰天子崩未殯五

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醕不酢而

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

已注既葬彌吉祝畢獻而後止郊社亦然唯嘗禘宗廟俟

吉也然則未殯與啟殯後反哭前雖郊社之事亦不行矣

故彼疏引鄭志趙商問曰自啓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

云郊社亦然者按王制云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縹而行事

既云葬時郊社之祭不行何得有越縹而行事鄭答越縹

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啓及至反哭自當避

之孔疏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而後未啓

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郊社既有常日自啓至反哭當辟

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

啓至反哭日相逢則五祀避其日也然當未殯以前親始

死之際更非大斂之後郊社之祭恐亦不宜親行當時應

有權禮不可知也曾子問又云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

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醢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異者總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然則大夫以下期功之喪皆廢祭矣天子諸侯絕旁期而大夫以下亦無郊社之祭此云三年喪以下各以日月廢時祭者蓋祖父母后夫人服天子諸侯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二王後若諸侯者與諸侯為昆弟之為國君者此等期功之喪或亦廢時祭與

戊子夫人熊氏薨

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戊子月之二十五

一東熊古音羽陵反春秋宣八年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並作頃熊頃音近敬熊音近贏正義不得其辭乃云一人有兩號非也左傳昭七年正義曰張叔皮論云賓爵下羊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鯨化為熊久血為鱗積灰生蠃傳元潛通賦云聲伯忌瓊瑰而弗占兮書言諸而暮終贏政沈璧以祈福兮見吉凶而命窮黃母化而為蠶今鯨變而成熊二者取韻不同或疑張叔為能字著作郎王幼曰古人讀雄為熊皆于陵反張叔用舊音傳元用新音張叔

亦作熊也按詩無羊正月及襄十年衛卜禦寇繇皆以雄韻陵幼言是也

晉師白狄伐秦

疏沈氏欽韓云赤狄白狄猶紀年之赤夷白夷今之花苗紅苗黑獺獺白獺獺各自其種類耳

楚人滅舒

疏穀梁彥作鄆釋文鄆音了本又作蓼國名詩舒庸之屬彼釋文與穀梁釋文同左傳桓十一年云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注蓼國今義陽棘陽縣東南湖陽城釋文蓼音了本或作鄆同文五年傳楚子夔滅蓼注蓼國今安豐縣釋文蓼音了字或作鄆音同哀七年傳是以克州蓼釋文蓼本又作鄆音了說文邑部鄆地名从邑蓼聲

晉太康地記蓼國先在南陽故縣今豫州鄆縣界故胡城是潛研堂谷問說文鄆即舒蓼之蓼大事表云按舒蓼舒鳩舒庸及宗四國皆偃姓皋陶之後所謂羣舒也杜注皆不明能其地但云廬江南有舒城及龍舒城約略四國所居在此兩城之間今江南廬州府舒城縣為古龍舒城是當在此二縣之境水經注決水篇灌決水東北徑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

注蓼入灌灌水於蓼亦入泲春秋宣八年楚子滅舒蓼是也路史注引盟會圖云舒蓼國在光州顧炎武云羅泌曰傳三年徐取舒文五年滅蓼今云舒蓼者當自是一國名傳氏曰此蓋羣舒之一如舒庸舒鳩之屬按文十七年左傳羣舒叛楚此三舒均宜相近當在今鄖陽宜昌界內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注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

鄭勝晉鄭伯肉袒晉大敗於邲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

疏包氏慎言云七月無甲子六月有甲午若閏不在四月則七月為甲子朔然六月又無辛巳等月矣劉歆以為

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沈氏欽韓以今歷推之是歲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書食九分八十一秒蓋十誤為七

注是後至之應○楚莊王圍宋見下十四年析骸易子見下十五年傳伐鄭勝晉即下九年楚子伐鄭晉卻缺救鄭

十年晉人以下伐鄭冬楚子伐鄭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辰陵為鄭服楚是伐鄭勝晉也其鄭伯肉袒見下十二年傳晉大敗于邲見下十二年經中國精奪者舊疏云正

以日者太陽之精諸夏之象今而被食故曰中國精奪也毛本於改于鄂本強作疆絲照本同五行志下之下董仲舒劉向以為先是楚商臣弑父而立至于嚴王遂疆諸夏

大國唯有齊晉齊晉新有篡弑之禍內皆未安故楚乘弱橫行八年之間亦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後

又入鄭鄭伯肉袒謝罪北敗晉兵于邲流血色水圍宋九月析骸而炊之義與何氏大同劉歆以為十月二日楚鄭

分臧氏壽恭左氏古義推得十月癸亥朔合辰在角五度二日甲子在角六度角在鶉尾壽星之間十二次之分鶉

尾楚也壽星鄭也故曰楚鄭分故所應多在楚鄭也通義云師說以為荆楚將伯中國之驗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疏左氏作敬贏古頃故同韻包氏慎言云十月書己丑月之

二十八日下書庚寅月之二十九日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注熊氏

楚女宣公即僖之妻子疏注熊氏至妻子○通義云頃熊

蓋楚同姓大夫之女婦人繫姓

楚女宣公即僖之妻子疏注熊氏至妻子○通義云頃熊

蓋楚同姓大夫之女婦人繫姓

不繫氏楚以熊為氏芊為姓或其公族屈氏鬬氏之屬乃  
可更以熊為姓也按楚世家陸終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  
姓楚其後也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其子曰熊麗歷熊狂熊  
繹至春秋時熊暉是為成王皆以名配熊蓋鬻熊姓鬻名  
熊子孫以熊為氏也鬻當以鬻米聲蓋即芊字錢氏北說文  
對誰說也楚女或稱芊左傳文元年江芊是或稱熊此頃  
熊是也傳八年用致夫人注傳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  
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其即頃熊與

而者何難也疏通義云言越宿又遲至日中而後得葬穀梁  
傳云足乎日之辭也柩以已丑日出次日中  
始克葬是其難也

乃者何注問定公日下吳乃克葬疏注問定至克葬○校勘  
字此誤衍監毛本吳改晨下同闕本與此同疏中亦然即  
定十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吳  
乃克葬是也舊疏云言乃之經不干此事而於此問之者  
正以葬時遇雨廢葬而乃異文是以連而問之

難也注禮卜葬從遠日不克葬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

日葬其君疏

說文子曳詞之難也象乞出難

注禮卜至遠日○禮記曲禮云喪事先遠日注喪事葬與  
練祥事也左傳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注懷思也正義  
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  
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  
以証為雨而止禮也則何氏引禮証難義亦宜同禮記王  
制云庶人葬不為雨止者庶人禮節減少得從權也又曾  
子問曰葬引至于壙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卜乎孔子曰  
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老黨及壙日有食之老聃曰止  
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然則日食  
且止柩聽變矣其雨止為禮可知

注日不克至其君○即曾子問哭以聽變之義卜日而不  
得成禮故為重難之詞也

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注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  
外而淺下吳日昃久故言乃孔子曰其為之也難言之得  
無訥乎皆所以起孝子之情也雨不克葬者為不得行葬

禮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不得行  
禮則不葬也魯錄雨不克葬者恩錄內尤深也別朝莫者  
明見日乃葬也疏注言乃至而淺。穀梁傳而緩辭也定  
緩急猶此之相對為外內淺深也大戴禮夏小正篇乃瓜  
傳乃者急瓜之辭也又云匱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傳作而  
伏明亦以乃與而分難易也古讀而乃二字音近義通俱  
為語詞禮燕禮及大射儀大夫不拜乃飲注並云乃猶而  
也是也經傳釋詞云乃與而對言之則異禮記文王世子  
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也敬言之則通又  
云詩杜杜而多為恒言乃多為憂也鄉射禮曰而錯言乃  
錯也檀弓曰而曰然鄭注而猶乃也故堯典試可乃已五  
帝紀作試不可用而已曲禮卒哭乃諱雜記乃作而史記  
淮陰侯傳相君之背責乃不可言漢書蒯通傳乃作而傳  
二十八八年左傳而乘軒者曹世家而作乃  
注下吳至言乃。決定十五年經也彼注云吳日西也下  
吳蓋脯時此始日中猶緩故曰而至下吳則去晚近故為  
重詞言乃以葬須見日也

注孔子至情也。論語顏曰篇文今本作為之難鄭注  
不忍言也包氏慎言論語温故錄云依何氏意似訛者謂  
其辭之委曲煩重心有所不忍而不能徑遂其情其為之  
也非出於不得已故言之亦多重難鄭注說與何氏同牛之  
况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為害於口牛憂之情見於辭兄  
弟怡怡不以義傷恩也而魋之不共上則禍國下致絕族  
為之弟者必須涕泣而道徐遵明公羊疏申解論語云言  
難言之事必須諷而行之蓋勅而言正所以致其不忍之  
情故夫子以為仁也按包氏說於公羊義極合蓋雨不克  
葬直至明日之日中或日下吳乃葬推仁人孝子之心必  
有大不忍於其親而難終葬事者聖人即推仁孝之心於  
事之緩急分詞之難易故或曰而或曰乃也明皆不得正  
日故重難也  
注雨不至葬禮。通義云謹案左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穀  
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廣森以為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于壝不可因雨而乖有  
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  
車之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遺柩猶未行雨霽明服失  
容自當却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明士  
以上皆為雨止也昔魏葬惠王雪及牛目有司請弛期襄



王弗許而惠子託為灤水鬻王季墓事以說之可知雨不克葬者禮典之故常春秋之垂訓矣按禮記疏引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得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為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為雨止許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彼疏引鄭釋廢疾又云雖庶人葬為雨止與公羊左氏說異者彼疏云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對為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為雨止是孔氏本此而又小異者也穀梁注引徐邈曰按經文是已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已丑而却期無為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事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于其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遺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毛氏奇齡春秋傳云穀梁謂喪不以制故遇雨即止而徐邈引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之文以為事有設備何用雨沮而胡士力主其說殊不知潦車蓑笠乃士官師之制與天子諸侯大異按周禮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帶先道野役而澤虞喪紀則共其葦之事凡天

子諸侯喪制甚設其禦雨諸備有甚於士官師者豈周禮在魯並不一具必待士喪禮一言而後知之特是韜緯碑窳儀注既繁厥葆茶蠶工力復積定非惟蓋莞簟所能行事故唐楊氏疏有云安得執紼五百人皆觸雨而行則萬一急於行事倘有不戒此非蓑笠蓋所得遮蔽其罪戾也按仙民之說本誤今傳意楊氏毛氏辨之是矣然如孔氏通義說謂發引至于塋天子諸侯亦不為雨止草率將事恐非聖人制禮之意其與庶人有何殊異夫未啓以前雖庶人亦為雨止不得責其僭禮也注孔子至葬也。論語為政篇又雨則不得行禮故謂之不克也注魯錄至深也。舊疏云欲道外諸侯葬無不克之文者以其恩淺也注別朝至葬也。釋文莫音暮鄂本莫作暮結熙本作莫毛本作算非下並同監本日誤目曾子問曰葬行至于塋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有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

夫柩不早出不莫速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見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吾聞諸老聃云注侵晨夜則近姦寇又云為無日而慝作是其見日而葬之由也朝謂日中莫謂下昃也舊疏云朝莫猶早晚

### 城平陽疏

杜云今秦山有平陽縣大事表云在今秦安府新平陽在兗州府鄒縣西三十里本邾邑為魯所取水經注沂水篇洙水出秦山蓋縣臨樂山又西徑秦山東平陽縣春秋宣八年城平陽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漢地理志作東平陽晉志作新秦晉武帝元康元年改元和郡縣志晉武帝秦始中鎮南將軍羊祜此縣人也表改為新秦縣與水經注言元康者異一統志平陽故城在秦安府新秦縣西北然此所城未知為何平陽也

### 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注月者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

歸濟西田不就十年月者五年再朝近得正孔子曰知和

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明雖事人皆當合禮疏注

者至西田。即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是也

注不就至得正。決下十年公如齊不月也桓元年注故

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

小聘五年一朝彼為朝天子之禮何意以諸侯亦然上五

年公如齊此復如齊是為合古惟五年之中再朝不盡合

五年之數故僅為近得正也是以書月以見其善十年公

復如齊是為大數不得有善文且取濟西田亦無所為善

故不就十年月也通典引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

會否春秋公羊說妾子為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

子大國出朝會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

左氏說云妾子為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

禮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

立者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即妾子為君義如左氏

駁曰喪服總麻庶子為後為其母此義自天子下至庶人

同不得三年魯宣所以得尊其妾母敬贏為夫人者以夫

人姜氏大歸齊不反故也因是言妾子立母卒得為之三

年於禮為通乎其服之間出朝會服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則鄭以妾子不得重服宣公與眾殊則似唯魯宣不得出朝會矣通典又引異義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不予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諡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也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禱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故也駁曰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為孝也今未踰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即未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然則宣公無譏或以其為妾子為母依喪服庶子為後為其母總麻三月義駁以為妾子為母依喪服庶子為後為其母總麻三月按禘祫志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禘是得為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答曰春秋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善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為善亦甯有善之文與此鄭依左氏以齊歸為妾而

切勿不以三年之服為禮若依公羊則齊歸本嫡夫人得合禘祫之數無虧於禮然則公羊雖有母以子貴之說究不得如嫡母重也  
注孔子至合禮也知和而和見論語學而篇係有子語此引作孔子曰者潛研堂答問云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孔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於孔子後儒未達斯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按如漢藝文志引小道可觀蔡邕傳引致遠恐泥後漢章帝紀引博學篤志王充論衡引死生有命皆以子夏之言為孔子說文修文篇引恭近於禮以有子之言為孔子北史何妥傳引仍舊貫以閔子之言為孔子皆此類也按如何義似論語此章為言事大字小之禮小大由之謂大小國皆當以和為貴也然朝聘會盟皆須節之以禮如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之類宣公今年復如齊明年復如齊是為不以禮節之矣有國者能明乎和而節以為禮之用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蓋魯論家義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齊侯伐萊

公羊義疏六之四

何氏解詁

句容陳立學

秋取根牟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

疏杜云根牟東夷國也今琅玕陽都縣東有牟鄉

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沂水縣東南昭八年左傳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雋即此所取根牟也一統志根牟城在沂州府沂水縣西南

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子

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乎邾婁也上有小君喪

而下諱取之則邾婁加禮明矣未期年從加禮數者猶王

子虎從會葬數

疏注亟疾也。爾雅釋詁亟疾也詩小雅何人斯爾之亟行禮記少儀小飯而亟

之傳注並云亟疾也注屬有至婁也。舊疏云謂上八年葬頃熊之時邾婁子

使人來加禮但例不書之故不見也去年十月來加禮今年七月而取邑故言未期也加禮者或是賄祿之屬皆是葬前之事而要繫會葬言之言未期者欲取諱亟之義強故也必知過期之後不復諱者定十五年夏五月定公薨却妻子來奔喪至於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注云邾婁子新來奔喪伐之不諱者期外恩殺惡輕明當與根牟有差是也通義云亟屢也魯鄰于邾婁數取其邑故沒其國文為內諱惡也不舉伐者蓋微者取之按邾婁與魯自文十四年後未見構兵自文七年取須胸後不見取邑之文似不必如孔義也

注上有至明矣口正以經從常例不書邾婁加禮是故注推言之也

注未期至葬數口文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傳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為王者使來會葬在葬後三年中卒君子恩隆于親親則加報之故卒明當有恩禮也按僖公之薨在僖三十三年十二月葬在文元年夏四月是第就會葬時數之在三年內與此相似也若數公卒則四年矣此頃熊薨在去年夏亦過期也故亦繫會葬諸事言之

八月滕子卒

疏通義云滕昭公也至是始錄卒仍不日不名足知滕侯卒為特褒錄矣

九月晉公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疏補列石經左傳下有公會二字衍文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書辛酉九月無杜亦以九月無辛酉

扈者何晉之邑也

疏通義云杜預以為鄭邑非也汲郡竹書晉出公十二年河絕于扈即此地穀梁傳其地于外也注外謂國都之外諸侯卒于路寢則不地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注

注據陳侯鮑卒不地疏陳至

不地。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云曷為以  
二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  
故以二日卒之也是其卒於封內也不書地故難之

卒于會故地也注起時衰多窮厄伐喪而卒於諸侯會上故

地危之疏通義云不地則嫌既會而反卒于國內

注起時至危之。襄二年遂城虎牢傳曷為不言取之為  
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又十九年晉士句帥  
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  
伐喪也明當時有乘危伐喪者故書地以危之也

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注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愈於

竟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出外死有輕重死於師尤甚於會

次之如人國次之於封內最輕不書葬者故篡也疏注左

會也。通義云欲見杞伯戊卒于會者是竟外之詞卒於  
封內皆臣子視境外之會危少愈故不如杞伯戊書如會

也雖卒鄆本闕監本同毛本雖誤所於作于

注出外至最輕。云死於師尤甚者襄十八年曹伯負芻

卒于斯是也僖四年夏許男新臣卒注不言卒於師者桓

公師無危是書于師者危甚辭舊疏云時衰多窮厄伐喪

師者用兵之處而君師焉故言于師者其危甚於會次之

者即定四年杞伯戊卒于會是也舊疏云與人交接之處

或相劫詐未可知若柯之盟曹子劫桓公之類是而君卒

焉故言次之如人國次之者如校勘記云鄆本元本同誤

也闕監毛本如作於當據正按舊疏亦云云於人國次之

者作於也即襄二十六年許男甯卒于楚之屬是也舊疏

云正以時多背死向生而君卒於竟外似有掩襲之理但  
於主國有賓客之道是故又以為次矣於封內最輕者此  
經是也雖左右皆臣民究有外國之人亦有危理君行師  
從卿行旅從故也故亦書地示危不得醢同國內也陳侯  
鮑卒不地甲戌日亡己丑日死而得不知何地且不於會  
仍在封內也昭二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不  
與人會地者彼注云封內地者起禍所由因以為戒是也  
死於外有於師於會於人國於封內之別則危有輕重故  
殊而書之也

注不書至篡也。校勘記出故篡也云闕監毛本同鄆本

無故字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注篡故不書葬明當絕也其篡明者書葬莊九年書齊小白入于齊僖十九年書葬齊桓公隱四年書衛人立晉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以立入皆篡辭故也篡不明者不書葬此及夷吾是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注不書葬者殺公子瑕也疏包氏慎

月書癸酉月之十六日辛酉乃癸酉之前十二日十月之癸酉不誤即九月之辛酉其誤審矣

注不書至瑕也○即僖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是也咺有罪故止書瑕也通義云前有歸惡元咺嫌惡成公意未明故復去葬以絕之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疏校勘記云宋本閔監毛本同唐石經避諱諱作洩今左氏本作洩大戴禮三本

篇靈公殺洩冶而鄧元去陳以族從盧注鄧元知陳之必亡故以族去通義云陳靈公淫于夏姬泄冶諫而死何氏膏肓以為泄冶無罪是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甯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用其言而殺之家語篇子貢曰陳靈公宣淫於朝洩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死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存宗廟而已固當以必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當悔悟本志存於仁者也洩冶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於仕於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按家語本王肅偽書就左傳引孔子語傳會為此洩冶於陳是否同族均無明據何所見無骨肉之親即異姓之臣見君淫亂若是不盡一言諍效老懷開天子巧猾之端非聖人教忠之旨與杜預所謂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死不為春秋所貴者同為得罪名教之語也

十年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疏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磨改西

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注据歸謹及闡齊已取不言我疏据

歸至言我〇釋文作倅云本又作闡校勘記云閩監毛本  
闡作倅按哀八年夏齊人取謹及倅冬齊人歸謹及倅亦  
取之我魯而來歸者不言我故据以難

言我者未絕於我也曷為未絕于我注据有俄道疏校勘記

於我云閩監毛本同唐石經鄂本於作于又出曷為未絕  
于我云唐石經鄂本閩監本同毛本于改於疏同

注据有俄道〇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鄂本俄作我是也  
當据正舊疏引桓二年傳云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

可以為其有矣彼注云俄者謂須臾之間則有絕於本主之道  
疏本作俄字舊疏又云言俄爾之間則有絕於本主之道

爾來十年何言未絕於我乎故難之按若作我字据意不  
明

齊已言取之矣注齊已言語許取之疏爾雅釋詁已此也言

莊子齊物論已而不知其然言此而不知其然也淮南道  
應訓已雖無除其患言此雖不除其患也

其實未之齊也注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

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凡歸邑物例皆時疏注其

於齊〇何氏以義言之也

注不言至取邑〇舊疏云元年注云亦因惡齊取篡者賂  
當坐取邑者正以篡逆之賊天下共惡齊乃許取其賂而

與之同似若漢律行言許受財之類故云當坐取邑耳今  
言不當坐取邑者正以爾來十年仍不入已見宣有禮還

復歸之功過相除可以滅其初惡是以春秋怨之不復書  
來以除其過故曰不當坐取邑耳按舊說非是此注云不

當坐取邑謂魯不坐取邑耳因不從齊來故不書來故也  
舊解謂怨齊不書來不坐取邑誤矣通義云歸地例上有

取文者為內邑明則不言來上無取文者言來也按言歸  
者見魯不當坐取邑不言來者起來之齊也

注凡歸至皆時〇歸邑時此及定十年夏齊人來歸運謹



龜陰田是也歸物時者莊六年冬齊人來歸衛宣是也其  
哀八年齊人歸讜及俾在日月之下知不蒙上日月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注與甲子既同事重故累食疏包氏慎言

云四月書丙辰据厯為月之三日賈服解經日食或有在

三日者此類是也賈氏精於四分法定非此造劉歆以為

二月二日朔亦同沈氏欽韓云元志今歷推之是月丙辰

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

注與甲至累食。即上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也彼注云是後楚莊王圍宋析骸易子伐鄭勝晉鄭伯肉

袒晉師大敗于邲中國精奪屈服強楚之應此為楚威中

國衰故為事重日累食著異也五行志下之云十年四

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後陳夏徵舒弑其君楚滅

蕭晉滅二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均與何義殊劉歆以為

魯衛分臧氏壽恭推四日乙卯朔合辰在奎七度二日丙

辰在奎八度

已巳齊侯元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又書乙巳月之十六日

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疏白虎通姓名篇楚有昭屈景齊有高國崔

崔襄二十五年左傳東郭偃謂崔杼曰今君出自丁是崔

亦齊公族也新唐書丁公子季子食采于崔因以為氏生

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天天生杼按天見傳二十

八年左傳杼見襄二十五年

其稱崔氏何注据齊高无咎出奔名連崔氏者與尹氏俱稱

氏嫌為采邑疏注据齊至奔名。成十七年秋齊高无咎

注連崔至采邑。即隱三年書尹氏卒是也若不連氏問

嫌崔為采邑矣

貶曷為貶注据外大夫奔不貶疏注据外至不貶。舊疏云

屬是也

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注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

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為

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疆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

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疆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

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疆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

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疆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

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疆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

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疆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

之疏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彼注引何氏廢疾復以為舉族死乎鄭鄭釋之曰云舉族死是何妖問甚乎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反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出之爾是鄭氏為公穀謂人也劉氏申何云傳無譏世卿之義鄭為飾之非適詞乎又以為順齊人而書之豈筆削之義乎且如鄭說後又安得有崔杼乎易下繫辨六子之辭獨以良人為吉何君一語直可解頤鄭不兼五子之病乎左氏以為非其罪也彼疏引何氏膏肓以為公羊譏世卿而難左氏蘇氏釋云崔杼祖父名不見卿雖曰非禮夫子何由獨責按襄二十五年傳謂崔氏出自丁明丁公之後世為大夫故得詳其世系又崔天見諸傳二十八年城濮之戰隨伯者敗楚必非微者矣何得以名不見經為嫌故劉氏膏肓評曰鄭駁異義引詩書以難譏世卿之義不知春秋之禮謂卿之子當試之以士考績以後始黜陟之不宜驟登卿位也於詩書之義何不令之有春秋時世卿之禍亟矣擇其尤著者譏之周尹氏齊崔氏皆先著其氏而後徵其禍何待祖父之名見乎且詩刺尹氏大師入春秋來無其祖

父接內之事安得見於經故於其卒也見不當世世乃有立王子朝之禍崔氏之復歸例不得書故於其奔也見不當世世乃有弒其君光之禍至敵國相征孟子所謂春秋無義戰也蘇氏豈不知耶按春秋世卿之禍最多魯三家晉六卿齊田氏其尤烈者故春秋於世卿譏之尤力蘇氏但以非禮目之不亦慎乎春秋於戰伐侵入必書皆為兵連禍結重兵害眾之故但不為大惡爾何得謂無譏文乎注復見至世也○正以尹氏已於隱三年見譏此復譏崔氏故辭之也注因齊至危之○舊疏云欲道等是諸侯科取即得所以不於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之經見之者因齊大國有弒君之禍著明于出奔故也按孔子當齊景悼之世蓋已逆見有齊其為陳之禍故於齊特著之與晉亦大國後亦亡於世卿不於樂盈等書氏者彼各有所主稱氏不明故不得氏且樂書弒君在先春秋未著於杜漸防微義不能相起也

公如齊注不言奔喪者尊內也猶不言朝聘疏注不言至朝

正以上文四月己巳齊侯元卒則知此公如齊者奔喪而往而言尊內者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邾婁子來奔喪彼

則書之今此否者尊內故也猶不言朝聘者隱元年注云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是也

五月公至自齊疏舊疏云致例時而書月為下癸巳出之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癸巳月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

子何注据叔服不繫王不稱子王札子不稱季疏注据叔至

元年王使叔服來會葬是不繫王也不稱子也下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不稱季也叔服以叔配字不言王

子王札子稱字不稱長幼之稱又叔服王札子皆王之兄弟故据以為難也

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注子者王子也天子不言子弟故變

文上季繫先王以明之著其骨肉貴體親也疏注子者至

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天子不言母弟者文元年注云叔服者王子虎也不繫王者不以親疏錄也

不稱王子者時天子諸侯不務求賢而專貴親親故尤其在位子弟刺其早任以權也是也其王子瑕奔晉天王殺

其弟年夫言子弟者注言尤其在位任權故朝聘會盟不書若其奔與殺不復在位矣何權之任乎通義云頃王之

子匡王之弟也如年夫稱弟者先君之母弟稱叔季例也加子者王之貴屬殊于蔡叔紀季唯尊內得言季子耳

文繫王使君前不名者從內錄尊敬辭按本紀以定王為匡王之弟則不得謂為先君之母弟也天子大夫稱字不

必從內錄尊敬辭也子即王子公穀義同亦不必為加殊之辭

注著其至親也○舊疏云以其稟氣于先王故言骨肉貴以其今王母弟故曰體親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蕪疏左氏穀梁作繹按蕪字廣韻

去聲繹廣韻在二十二昔為魚模等部之入聲古音不同

部不得相通段必有一誤杜云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

山按文十二年左傳稱邾文公卜遷于繹則繹為邾婁都

魯不得取之恐二傳誤也通義云辭與取根年同而文承

伐下諱而石盈不如頽胸日者異于公取

大水注先是城平陽取根年及蕪役重民怨之所生疏注先

所生五行志上宣公十年秋大水饑董仲舒以為時比

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兵仇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宣公

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纘且

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駝皆

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按城平陽取根年及蕪事見上八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疏通義云未踰年而稱侯以使者既於王

實以制譏當世矣

饑何以書以重書也注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

故重而書之明當自省滅開倉廩贍振之哀公問於有若

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

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

與足疏注民食至振乏○校勘記出振之云鄒本之作之

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

重生一殺十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又羅匡解年饑

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鐘鼓凡美禁書不早羣事不

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征當商旅以救窮之間隨卿下

稱樂分助有匡以綏無者於是救困大荒有禱無祭國不

稱樂不滿壺刑罰不修舍用振穹君親省方卿參告羅

餘子倅運開口用食民不藏糧曰有匡裨民畜唯牛羊  
注哀公至與足。見論語顏淵篇

### 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注不日月者莊王行霸約諸侯

明王法討徵舒善其憂中國故為信辭疏杜云辰陵陳地

南有辰陵亭故長平城在府西北六十里穀梁作夷陵夷

陵之為辰陵猶夷儀之為陳儀也水經注洧水篇洧水又

東南徑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

韻聯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惠氏棟左傳補注引鄭

###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注離不言會言會者見所聞世治近升

平內諸夏而詳錄之殊夷狄也下發傳於吳者方具說其

義故從外內患舉者明言之疏杜云攢函晉地

注離不至狄也。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注云所傳聞之世

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當先自詳正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此離不言會謂所傳聞世也隱元

年注云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嚴猶故

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離會書

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

狄書外離會宣十一年晉侯會狄于攢函是也通義云會

文在狄上者殊狄也所謂內諸夏也

注下發至言之。即成十五年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

會吳于鍾離傳云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

其國而外諸夏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

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注明當先正京師

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是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楚子也注据下入陳

稱楚子疏注据下至楚子。即下楚子入陳是也

敗曷為敗注据徵舒有罪疏關文

不與外討也注辟天子故敗見之即所謂敗絕然後罪惡見

疏通義云謹案蔡人殺陳佗從討賊辭此不為討賊辭者

子之命方伯之位義不得討也繁露楚莊王篇楚莊王殺

陳夏徵舒春秋敗其文不予專討也

注辟天子至惡見。正以非天子命不得外討故敗也昭元

年傳春秋不待敗絕而罪惡見者不與絕以見罪惡也此計陳夏徵舒嫌無

絕然後罪惡見者敗絕以見罪惡也此計陳夏徵舒嫌無

敗文故必敗以起不與也

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注雖

自討其臣下亦不得與也疏注雖自至與也。此就傳文

外討嫌內討得與故復辨之明此特因楚莊外討故就言

不與外討爾通義云諸專殺大夫書是也按弑君之賊內

討亦與故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傳其稱人何討賊之

辭也注討者除也明國中人人得討之所以廣忠孝之路

是也又隱十一年傳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

檀弓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

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是宜得與

也知此傳文不與自謂內討其大夫孟子所謂無專殺大

夫是也

曷為不與注据善為齊誅之疏注据善至誅之。即昭四年

慶封殺之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注月

者美善兵又云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是也彼慶封脅齊君

亂齊國猶善楚子之討故据以難

實與注不言執與討賊同文疏注不言至同文。若書執則

是稱人以執僂四年傳稱人

而執者非伯討也此言殺故云與討賊同文舊疏云正以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言執非討賊之文隱四年衛人殺州吁莊九年齊人殺無知皆不言執以見此不言執乃與討賊同文故知實與矣穀梁傳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注雍曰經若書楚子入陳殺夏徵舒者則入者內不受是無以表徵舒之悖逆楚子之得正沈氏欽韓云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正弑君之罪而得討賊之義者楚莊一人而已可為中夏羞也

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有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注與齊桓專封同義不書兵者時不伐疏校勘記云昭十一年疏引本皆作殺後改弑君而仍殺父耳白虎通誅伐云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眾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尊天子卑諸侯也然則諸侯不得專討者義之正故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也若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弑君弑父者力能討則討之故陳恒弑君孔子請討此義之變也必曰力能討之者君子量力不責也故哀十四年左傳孔子對哀公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是其義也

注與齊至同義見僖元年二年十四年繁露楚莊王云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弗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况是文約而義明

注不書至不伐舊疏云欲決昭四年秋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彼實有兵故言伐今此不書兵者時實不伐非是省文之義耳按左傳云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是亦用兵而言不伐者蓋楚子入陳陳人無動不煩兵力故不書兵也執慶封須先伐

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論語曰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御覽引書大傳云諸侯之義非天子不得動眾起兵殺不義者所以強幹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然則諸侯不得專討者義之正故禮記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是也若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弑君弑父者力能討則討之故陳恒弑君孔子請討此義之變也必曰力能討之者君子量力不責也故哀十四年左傳孔子對哀公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是其義也

注與齊至同義見僖元年二年十四年繁露楚莊王云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弗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况是文約而義明

注不書至不伐舊疏云欲決昭四年秋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彼實有兵故言伐今此不書兵者時實不伐非是省文之義耳按左傳云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是亦用兵而言不伐者蓋楚子入陳陳人無動不煩兵力故不書兵也執慶封須先伐

吳與此異也

丁亥楚子入陳注日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

子者為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上貶文疏包氏慎言云十

三日

注日者至其國。舊疏云正以春秋之例入書時傷害多則書月今此書日以詳其惡故如此解左傳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因縣陳注滅陳以為楚縣史記陳杞世家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是討賊後欲利其國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陳夏徵舒之亂是時楚子實先入陳而後討賊春秋退入陳子後而進討賊於前蓋先廢之而後廢之先廢之者以為陳人力不能討齊為大國晉為盟主亦長養弒君之賊而晏然不一與師楚子獨能討而正之故先書討賊以褒之然內實懷縣陳之心而外為討賊之義故後書入復書納以貶之人皆知稱人為貶而不知稱人為褒討賊稱人者言人人皆欲討之乃天下之公心也穀梁傳云入者內復受也日入惡入者也彼以納二子書日惡莊王為異

注復出至貶文。左傳申叔時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乃復封陳陳杞世家亦云申叔時使於齊還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今王以徵舒為賊弒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己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會於天下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是其納善事也通義云先言殺後言入者大其能悔過得而弗居故不因上貶文且復錄日以入善義兵也舊疏云春秋之義以納為篡辭而言為下納善者正以上有起文故與凡納異何者上有討賊之文而即言納二子于陳故知其善所謂美惡不嫌同辭矣按何注謂下納善者即謂納諫不取陳事下猶後也見大雅下武傳舊說以下納善為善其納公孫甯儀行父非也傳注於下納二子皆無善文也書日以起其利人之國書子以起其悔過正相起也解詁箋云日者惡納黨亂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貶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疏 二傳甯作寧

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注据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

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夫反言絕也疏 通義云据糾及接

使為君 注据納至納也○定十五年衛世子蒯聩出奔宋哀二年

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聩于戚是上有出奔絕文故下言納

是納為已絕之辭今甯儀行父未見出奔故解之為見任

納公黨與也注徵舒弑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

從後絕其位楚為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

公黨與不書徵舒絕之者以弑君為重主書者美楚能變

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

陳可知疏 注徵舒至黨與○何氏以意言也上年左傳云

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仇內結強援

于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陳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

蕩于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

君子善楚復之劉氏解詁箋云傳言二人黨惡即詩刺乘

我乘駒朝食于株者非以其訴楚討賊得免罪也納者內

弗受未有善辭也主書者刺楚不誅惡人若以二人無罪

美楚存陳當書陳公孫甯儀行父自楚歸于陳矣按二子

為公黨與非經傳所與故書納非善辭也然楚子存陳之

善自不可退當別論之杜預之說自不可從

注不書至為重○舊疏云若書徵舒絕之宜云陳公孫甯

儀行父出奔楚矣

注主書至存陳○舊疏云美楚能變悔改過謂之入陳是

也以遂前功討徵舒是也

注不繫至可知○舊疏云欲决哀二年納衛世子云云繫

衛是也左疏引賈逵云二子不繫之陳絕於陳也惡其與

君淫故絕之善楚有禮也解詁箋云甯儀行父不繫國因

上未有出奔絕文故絕之於陳也亦本賈義穀梁疏引麋信云二子不繫陳者以其淫亂明絕之也其說亦通彼疏又云或當上有入陳之文下云于陳故省文耳則即何氏義按穀梁傳云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亦不以納為善辭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注据

惠公殺里克不書卓子葬疏注据惠至子葬○即僖十年

晉弑其大夫里克不書卓葬也

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注無所

復討也不從殺泄治不書葬者泄治有罪故從討賊書葬

則君子辭與泄治罪兩見矣不月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

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略之疏注無所復討也○

力不能討假手于楚而討之也劉敞曰既葬而後乃討賊

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

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靈公是已凡君弑賊不討不敢葬

父弑讐不復不敢葬不敢葬則亦不敢除其服是故寢苫

枕戈志必復而後已此賊不討不書葬之義也所以春秋

有其賊未討雖久而弗葬而弗非也按傳意似怨陳臣子無

所復討爾舊疏云卓子之賊亦是惠公已討之其臣子雖

欲討之亦無所討而不作君子辭者正以惠公之殺里克

不作討賊之意是以春秋不書卓子葬以責臣子也楚莊

本討賊而殺微舒一賊不可再討故不責之

注不從至罪故○校勘記云鄂本泄作洩下同舊疏云何氏作膏肓以為泄治無罪而此注云有罪者其何氏兩解乎蓋以諫君之人罪之無文而左氏罪之故言無罪而此何氏以為有罪者其更有他罪乎

注從討至見矣○注義書葬兼二義一則賊已討無復再討故書葬以見怨辭一則泄治有罪不必從殺無罪大夫去葬也故云兩見矣

注不月至略之○正以大國諸侯卒日葬月今不月故解之通義云不月者淫夏氏罪重故奪臣子辭解詁箋云何氏膏肓以為泄治無罪是也不書葬則君子辭不月者討

賊者非臣子本不得書葬又殺泄治當去葬故不足也按  
孔劉說皆通穀梁注引秦曰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  
無所討也故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稱國以殺大  
夫則靈公之罪不嫌不明書葬以表討賊不言靈公無罪  
也淪三年而後葬則國亂可知矣非日月小有前却則書  
時不嫌皆本公羊義何氏謂從餘臣子恩薄略之亦以責  
靈公也甯儀行父雖有詐楚功特公黨與耳故書納以起  
內弗受之義

###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疏包

慎言云六月書乙卯六月無乙卯五月之十四日也杜云  
邲鄭地大事表云今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沁城水經注  
濟水篇濟水又東徑敖山北又東合滎水瀆瀆水受河水  
有石門謂為滎口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道自此始也  
邲即是水也京相璠曰在敖北方輿紀要其地蓋即滎口  
受水之處今在河陰縣而元和志邲城在鄭州管城縣東  
六里管城縣明初省入鄭州大事表又云亦為邲水即今

之汴濟水於此又兼名邲即晉楚戰處說文邑部邲晉邑  
非是

大夫不敵君疏繁露王道云春秋曰大夫不遇君遠此偏也

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注据城濮之戰子玉得臣賤也疏

注据城至賤也。即僖二十八年夏晉侯以下及楚人戰  
于城濮楚師敗績傳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  
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賤曷為賤大夫不敵君也是也

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

禮以惡晉疏注不與至惡晉。舊疏云不與至禮也但作

臣之禮亦為一句連讀之注云不與晉而取與楚子為君  
楚子為有禮也林父錄名氏反為不與晉者莊王之師進  
以義退以仁卓然有君子之行林父不度德力輕取敗衄  
中國遂衰故特出主名專見其罪得臣囊瓦可以賤稱人  
者下有奔殺事足相起此上下無起文須就戰見其名氏  
乃所以斥責林父也董生言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

明者著之今君臣常辭城濮伯莒已明故於此得變文以  
託別義作一句連讀者非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常辭也  
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  
秋無通辭從變而殺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  
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  
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  
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又觀德云  
春秋常辭夷狄不得與中國為禮至邲之戰夷狄反道中  
國不得與夷狄為禮辟楚莊也則繁露亦似作一句讀謂  
不與晉之得與楚為禮也所以為反之也舊疏云內諸夏  
外夷狄春秋之常今叙晉于楚子之上正是其例而知其  
惡晉者楚莊德進行修同於諸夏討陳之賊不利其土入  
鄭皇門不取其地既卓然有君子之行甯得殊之既不合  
殊即晉侯之匹林父人臣既序人君之上無臣子之禮明  
矣臣而不臣故知惡晉也俞云為禮二字疑衍文也其原  
文當云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也曷  
為不與晉而與楚子句為禮也蓋晉人不度德量力以臣  
敵君故亦言荀林父名氏以敵楚子者正春秋之不與晉  
而與楚子也其所以不與晉而與楚子則以楚子有禮故  
也故曰為禮也猶文三年傳曰為讓也今上句而誤衍為

禮二字遂作一句連讀之義不可通矣

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注据城濮之戰敗得臣者不

與楚為禮疏注据城至為禮○彼注云子玉得臣楚之驕

雖不言不與為禮不與可知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注勝戰勝皇門鄭郭門疏注勝戰勝○

大人曰爾雅雅勝克也謂莊王克鄭入自皇門非謂戰勝也

凡克國克邑皆曰勝下文云今君勝鄭而不有隱二年左

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廛父勝之文十五年傳曰凡勝國曰

滅之襄十年傳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哀元年

傳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十三年傳曰國勝乎太子死乎

晉語曰趙襄子使穆子伐狄勝左人中人孟子公孫丑篇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蓋與此勝字同義

按戰勝故克何氏本其由言之  
注皇門鄭郭門○大事表云其南門曰皇門吳氏曰諸侯  
國各以其所向之地為門名皇周邑蓋走王圻之道按莊

二十八年左傳楚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杜注鄭遠郊門下文云入自純門縣門不發當是近郊門則皇門當內城門矣史記注引賈逵云鄭城門

放乎路衢注路衢郭內衢道四達謂之衢疏注路衢至之衢

四達謂之衢左傳至于達路注塗方九軌曰達郭注爾雅云交道四出蓋衢為四道交錯之名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周禮保氏注說五馭有舞交衢是也釋名釋云齊魯間謂四齒杷曰權亦取義於四也楚辭天問注九交道曰衢淮南繆稱訓注道六通謂之衢荀子勸學注衢道兩道也並與爾雅不合通義云故至也

鄭伯肉袒疏爾雅釋訓云禮袒肉袒也郭注脫衣而見體說

太叔子田釋文禮本又作袒是也說文袒訓衣縫綻則袒本段借字詩疏引李巡云禮袒脫衣見體曰肉袒孫炎云袒去禡衣按孫李不同郭注本李說如說文肉袒之袒當作臚李郭說是也袒去禡衣不見體亦曰袒當作但說文

人部袒禡也衣部禡但也是也則孫氏所說是也按袒與肉袒異禮鄉射禮注袒左免衣也謂袒去左袖露臂衣肉袒則見體矣賈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唯有受刑袒右則肉袒禮亦宜然左傳云鄭伯肉袒牽羊以迎史記注引賈逵云肉袒牽羊為臣隸也

左執茅旌注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

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

誠副至意疏史記始皇本紀贊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

又執作把按作旌非是

注茅旌至祭者任氏兆麟述記云茅旌祀宗廟所用迎

道神道祭謂祭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注行在廟

門外之西周禮大馭注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

為神主按男巫旁招以茅招即迎之義也古者用茅招神

表位亦以為主士虞記祭于苴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

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楚語屏

攝之位注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

為祭祀之位近漢亦然此指表神之所在非為神主也若  
五經異義云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為殿此直以茅旌為  
神主也

注斷曰藉○周禮司巫及祖館注藉之言藉也祭食有當  
藉者館所以承藉若今筐也禮士虞禮云苴苴苴苴五寸  
注苴猶藉也又云取黍稷祭于苴注云苴所以藉祭也苴  
刈茅者謂刈茅以為苴而置黍稷之祭於其上有藉義也  
故謂之藉刈者斷焉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是也藉  
義同苴說文艸部藉茅藉也周禮甸師共蕭茅鄭注茅以  
共祭之苴苴以藉祭鄉師共茅藉鄭注藉士虞禮所謂苴  
刈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蓋斷茅以用者為藉名曰苴或  
作藉凡甸師鄉師司巫士虞禮說文所記皆是也  
注不斷曰旌○經義述聞云謹案春官司巫祭祀則共藉  
館鄭注藉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引士虞禮苴苴苴長  
五寸史記封禪書曰古之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  
為藉也是茅之藉物者或曰藉或曰苴而無稱旌之文何  
注斷曰藉不斷曰旌未知何據也茅為草名旌則旗章之  
屬二者絕不相涉何得稱茅以旌乎今按茅當讀為旌旌  
正字茅借字也蓋旌之飾或以羽或以旄春官司常析羽  
為旌爾雅注旌首曰旌李巡注旌牛尾著于首是也其用

旌者則謂之旌旌矣地官掌節道路用旌節鄭注今使者  
所持節是也後漢書光武紀注節所以為信也以竹為之  
柄長八尺以旌牛尾為其旒三重桓十六年左傳壽子載  
其旌以先邶風二子乘舟傳作竊其節而先往正義引史  
記衛世家盜其白旌而先而擇之曰或以白旌為旌節也  
漢書蘇武傳仗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旌盡落是節即旌  
旌也周語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迎之然則鄭伯執旌旌  
者其自比於行人執節以逆賓與何氏據借字作解而不  
求其正字非也旌从毛聲茅从矛聲古毛聲茅聲之字往  
往相通如詩鬣彼兩髦之髦說文作髻如鬣如髦之髦牧  
誓作髻是其例也新序雜事篇載作事正作旌旌唐余知  
古清宮舊事同蓋出嚴氏春秋也較何氏本為長按史記  
宋世家武王伐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又左傳  
云前茅慮無注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蓋古有此制今不  
可考矣茅旌鸞刀皆祭祀所用示不能有其宗廟之意若  
謂執旌旌以自比行人則執鸞刀有將何為乎惠氏士奇  
禮說云藉說者以為藉祭之物而祭之用藉非徒藉祭而  
已志六穀之名謂之櫛即肆師之表盞盛也護羣神之位  
謂之旌即左傳之羣屏攝也皆以藉為之一共之鄉師一  
共之甸師而司巫共館所以包匭菁茅者故館一作包然

則茅之為物薄而用也重矣鄭伯左執茅旌蓋以宗廟將  
不血食歸首於楚以為不如是不足以為屏蔽韋昭以屏為屏風攝  
也鄭眾亦云屏攝之末帛以為屏蔽韋昭以屏為屏風攝  
為要扇非是

注用茅至至意。詩邶風靜女自牧歸美傳美茅之始生  
也箋云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美其信美而異者可以  
供祭祀易大過疏云用潔白之茅言以潔素之道奉事於  
上也。是也說文艸部茅管也

右執鸞刀注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執宗廟器

者示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疏注鸞刀至有鸞禮記郊

責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又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卿  
大夫序從改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  
以割取腍膋又祭統云鸞刀羞臠是鸞刀為宗廟割切之  
刀矣釋名釋云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以擊之也其末  
曰鋒言若鋒刺之毒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鸞刀之鸞  
當作鑿說文金部人君乘車四馬鑿八鑿鈴象鸞刀聲和  
則敬也鑿和並車馬之飾鑿刀亦取象和鑿法其有節故  
詩小雅信南山云執其鸞刀傳鸞刀刀之有鸞者言割中

節也正義鸞即鈴也是也禮記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  
在衡和在軾大戴禮保傅篇同詩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  
鑿曰鸞是和鸞皆鈴也其分別環鋒未知何有本否  
注執宗至自首。舊疏云言已宗廟將墮滅斟酌在楚耳  
故言自歸首矣按自首猶今律之犯罪自首謂自行投首  
也云血食者禮器云君親制祭注謂朝事進血骨時所制  
者又云血毛詔于室灌地迎神後取血及毛告神為先也

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注諸侯自稱曰寡人天子

自稱曰朕良善也無善喻有過言已有過於楚邊垂之臣

謙不敢斥莊王疏注諸侯至曰朕禮記曲禮記諸侯云

然正義寡人者言己是寡德之人也其實與鄰國諸侯言  
自稱亦曰寡人此傳是也臣子稱諸異邦曰寡君稱夫人  
曰寡小君取義同也朕者爾雅釋詁朕我也白虎通號篇  
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獨斷上朕我也古者尊  
貴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  
皋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

也至秦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也按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又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此古天子之稱其稱朕者秦漢以後稱也其諸侯有稱不穀者有稱孤者左傳隱三年疏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稱不穀注良善至有過○詩邶風日月云德音無良傳良善也廣雅釋詁良善也說文部良善也無善即有過也注言已至莊王○邊垂猶邊陲也成十三年左傳虔劉我邊陲韓詩外傳作垂說文工部垂遠邊也从土聲猶稱執事之屬也故不敢斥莊王

以干天禍注干犯也謙不敢斥莊王歸之於天疏注干犯至語晉語云則上下不干注干犯也史記管蔡世家乃背晉觸犯義同言天禍者左傳云孤不天注不為天所佑是也

是以使君王沛焉注沛焉者怒有餘之貌猶傳曰力沛若有餘疏注沛焉至有餘○毛本若誤者文十四年傳文也漢書禮樂志沛施祐注沛然注貌也後漢書袁術傳沛

然俱起注沛然自恣縱貌也又李固傳誠當沛然思惟善道注沛然寬廣之意又耿純傳况沛然自足注引何氏此注云沛有餘優饒貌自引者以意增減非有別本也蓋沛訓為大故沛然為有餘之意怒有餘曰沛然力有餘亦曰沛然故引文十四年傳喻之也新序沛焉作昧焉廣雅釋詁沛怒也自是沛字於此無涉

辱到敝邑注遠自勞辱到於鄭也諸侯自稱國曰敝邑疏注遠自至鄭也○韓詩外傳作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注諸侯至敝邑○隱四年左傳敝邑以賦與陳蔡從之屬是也

君如矜此喪人注自謂已喪亡疏新序作君如憐此喪人禮喪謂亡失位故死謂之喪失位亦謂之喪昭二十五年傳喪人其何稱檀弓喪人無寶即大學之亡人也皆言如已喪亡之義也

錫之不毛之地注境堉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肥饒疏



史記鄭世家云若君王不忘厲宣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不毛之地  
注境墉至肥饒○公羊問答曰詩邱中有麻傳云邱中境墉之處漢書食貨志注饒確也謂瘠薄之田也淮南子舜耕歷山田者爭處境墉以肥饒相讓管子而欲土地之毛注毛謂黍苗穀梁傳毛澤未盡注邵曰凡地所生謂之毛引此傳曰錫之不毛之地按左傳隱三年澗溪治訖之毛注毛草也又昭七年食土之毛注毛草也凡生地者皆曰毛不必苗穀也蜀志諸葛亮傳深入不毛亦謂不生草木者也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先鄭注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者也蓋凡地所生者皆曰毛故古今注云地以名山為輔石為之首川為之脈草木為之毛其五穀亦毛之一載師令民種植故據桑麻言也何氏此注亦舉其重者言之境者說文作磽石部云磽磬石也漢書賈山傳地之磽者注磽確瘠薄也孟子告子云則地有肥磽一切經音義引孟子注磽墉瘠瘠地也又引通俗文云物堅硬謂之磽墉淮南原道田者爭處境墉注境墉讀人相境椽之境墉墉疊韻字單舉則境亦訓墉淮南脩務訓肥境高下注境墉楚語瘠磽之地注磽確也是也趙注孟子云境薄也境墉與肥饒對故云不敢求肥饒也

使帥一二耄老而綏焉注六十稱耄七十稱老綏安也謙不

敢多索丁夫願得主帥一二老夫以自安疏唐石經耄作

注六十至稱老。舊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按今曲禮曰七十曰耄與此異也蓋何氏所見與鄭注者不同或者此耄字誤耳經義雜記曰徐疏當作今曲禮六十曰耄徐據今禮記曰耄不作耄故下云或者此耄字誤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曲禮七十曰老公羊疏乃云今曲禮七十曰耄豈徐彥所見本異乎曰陸德明釋文云本或作八十曰耄九十日耄徐所見本蓋即此本故引以証何氏六十稱耄之異同後人轉寫譌八為七耳八十曰耄見於毛詩故訓傳又見許氏說文厥後劉熙釋名王肅注易郭璞注爾雅皆主此義易大耄之嗟鄭注謂年踰七十亦與許鄭義不遠曲禮有曰耄二字當是古本而陸以為後人妄加失之矣何氏六十以上稱耄之說與捷為舍人爾雅注相同服虔注左傳又云七十曰耄蓋漢人說耄義各不同當以八十為正也按爾雅釋詁耄老也詩疏引孫炎云耄者皮膚變黑色如鉄也郝氏義疏云耄說文及釋名俱本毛傳以為八十易釋文引馬融注及詩正義引左傳服虔注

並云七十曰耄釋言云耄左傳正義又引舍人云年六十稱也杜預億九年注從服虔何休注從舍人是耄無正訓故為六十七十八十之異要為老壽之稱則同故爾雅以耄為老也

注綏安也。詩周南樛木云福履綏之傳綏安也。小雅南有嘉魚嘉賓式燕綏之箋綏安也。

注謙不至自安。釋文索舊本作策音索通義云喪人喪國之人鄭伯自謂也。一二耄老謂其卿大夫按左傳云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是已自等俘臣故何氏謂不敢多索丁男也。孔義未安。

### 請唯君王之命

疏左傳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

唯命是聽其倖諸江南云云又曰若惠顧前好徽福于厲宣桓武不氓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鄭世家鄭襄公肉袒擊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錫

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唯命是聽皆與此詳略互見

### 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注是亦莊王謙不斥鄭伯之

辭令善也交易猶往來也言君之不善臣數往來為惡言

疏注是亦至之辭。正以楚莊譏罪於不令之臣故為謙不斥鄭伯之辭。

注令善也。詩小雅湛露云莫不令德箋令善也。爾雅釋詁令善也。書皋陶謨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子史記夏本紀作巧言善色佞人是也。

注交易至惡言。校勘記出數往來云宋本同閩監毛本數作屢釋文作屢往又作數音朔按屢數音義同易繫詞下傳交易而退亦謂彼此交互變易故有往來之義也。讀

書叢錄云交通作狡狡獨也易輕也言不善臣數為狡獨輕慢之言說文傷輕也。一日交傷其即本此按洪氏說亦可通俞云如何解則必增入惡字於文方備殆非也。為當

讀為譎文言部譎譎言也。以言為聲詩曰民之譎言今詩正月並作民之訛言沔水箋曰訛偽也。言小人好詐偽為

交易之言即此傳所云交易為言也。為偽訛譎四字古人

通用堯典平秩南訛五帝紀作南譌小司馬本作南為王  
莽傳作南偽是其証矣

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注微喻小也積小

語言以致於此疏舊疏云若祭統云請君之玉女注言玉

此言玉面者亦美言之也按史記陳丞相世家如冠玉耳

亦謂美也注微喻至於此通義云微略也深入國邑而言略至乎

此遜辭也經義述聞云謹案邶風式微傳曰微無也言寡

人得見君面徒以君之不令臣激怒使然耳而其實貳而

伐之服而舍之無或至於滅國遷君若此之甚也微至於

此即是赦鄭之語故下文遂言為軍退舍何訓微為小而

加積言語三字殆失之迂矣上文已云交易為言矣何又

云積小言語耶且鄭伯請不毛之地待命甚殷豈得置之

不答而但言伐鄭之由乎韓詩外傳載此文而省去君如

矜此喪人四句遂使微至乎此文義不明蓋西漢人已不

識傳意矣按何意以微至乎此仍據不令臣為言自是重

復且彼不過謙不斥鄭伯諉過臣下之辭何為數數言之

王義以微為無亦迂不如孔氏較為直捷

莊王親自手旌注自以手持旌也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繼旒

如燕尾曰旒加文章曰旗錯革鳥曰旟注旒首曰旒疏詩

外傳作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注自以至旌也通義云手旌手持旌節也周禮曰析羽

為旌按書牧誓右秉白旌以麾逸周書克殷解武王乃手

大白以麾左傳桓十年壽子載其旌以先衛世家作盜其

白旌以先然則白旌也大白也旌也一物也手執之為旌

節載之武車則為師節司馬法偃伯靈台注伯師節是也

亦曰武節漢武帝詔躬秉武節是也古文伯帛白通康叔

封于衛分以少帛即武王之小白也注緇廣至曰旒通義云皆爾雅釋天文舊疏云其間少有不同

者蓋所見異或何氏潤色之按助記出緇廣云解云今爾  
雅釋天緇作緇字按此何注本作緇廣充幅當訂正又出  
加文章曰旗云旗當作旂疏同疏引爾雅及孫炎注皆作  
旂又注毛本作注非疏同按釋天郭注云帛全幅長八尺  
舊疏引孫炎注緇黑緇也與何本作緇義合說文於部龜  
蛇四游以象營室游游而長引周禮曰縣鄙建旒如郭義  
帛全幅二尺四寸為旒其長八尺也蓋用黑色緇故爾雅

作緇旒屬龜蛇屬北方色宜黑又禮記檀弓設旒夏也旒  
從夏制知黑色矣鄭注周禮引爾雅云緇布廣充幅長尋  
曰旒於緇下增布字布充幅廣二尺二寸非何義也釋名  
釋云龜蛇曰旒旒非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  
度事宜之形兆也釋天又繼旒曰旒何氏增如燕尾三字  
故郭彼注云帛續旒末為燕尾者也舊疏引孫炎云帛續  
旒末亦長尋詩帛旒旒英是也說文云繼旒之旗也沛然  
而垂釋名云白旒殷旒也以帛繼旒末也雜帛為旒以雜  
色綴其邊為燕尾也將帥所建象物雜也蓋以雜色帛言  
之何不言帛當從同也亦作旒詩疏及釋文旒俱作旒左  
傳之舊旒是也旒正字旒段借也釋天又云有鈴曰旒郭  
注縣鈴於竿頭畫交龍於周禮司常云交龍為旒注諸  
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儀禮疏引白虎通  
云禮記曰天子乘龍戴大旒象日月升龍即何氏所云加  
文章也釋天又云錯革鳥曰旒郭云此謂全剥鳥皮毛置  
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舊疏引李巡云以革為之  
置於旒端詩六月傳鳥章錯革鳥為章也李郭所本也詩  
疏引孫炎云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纜也按鄭志  
答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則孫氏所本而說文云錯革畫  
鳥其上所以進士眾旗旗眾也引周禮曰州里建旗則又

置革而兼畫矣御覽引爾雅舊注云刻為革鳥置竿首也  
與諸家義又不合何氏無說未知所從釋天又云注旒首  
曰旒郭注載旒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詩疏引李巡云  
旒牛尾牛尾若干首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旒上也其下亦  
有旒纜說文云游車載旒析羽注旒首所以精進士卒按  
禮記明堂位云綵有虞氏之旒也注云旒牛尾於松首  
所謂大麾不言析羽蓋有虞氏質但著牛尾於竿首釋名  
云析羽曰旒旒精也亦有精光也綵有虞氏之旒也注旒竿  
首其形榮榮然也故謂之綵周則加五采羽於其上與周  
禮序官夏采注謂有虞氏已以夏翟羽為綵未然知釋名  
又云交龍為旒旒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鳥隼為旗旗  
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義並同

左右搗軍退舍七里

楚世家云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  
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左傳退三十

里而許之平注退一舍以禮鄭淮南子  
左操黃鉞右秉白旒瞋目而搗之注搗揮也公羊問答曰  
或以為即用鄭伯之茅旌以搗可從否曰此俗儒之凡說  
也淮南子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旒而搗之注搗揮也舍  
次宿也按此軍中之儀制也見司馬法設鄭伯不執茅旌  
軍中將無以指揮之具乎是不然矣按說文手部麾旌旗

所以指摩也。从手靡聲。段注云：凡旌旗皆得曰摩。故許以旌旗釋摩。段借之字作戲。誰陰侯傳項羽本紀皆曰戲。下是也。又凡旗之所指曰指。摩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是也。毋誓曰右秉白旌以麾。小雅曰：麾之以旒。按此之指即彼之摩也。莊王即持旌以左右。搯軍也。說文手部搯字下以手指搯為別一義。蓋以手指搯者作搯。以旌旗指搯者當作摩也。退舍之說亦與左氏家不同。賈云：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是以舍為三十里之定名。杜亦云：退一舍以禮。鄭此云七里。謂退次於七里外為平也。故新序作麾軍退舍七里也。非三十里之舍也。史記稱嚴王退舍即用此傳。不必謂三十里也。

